

CHALOT

par

PHILIPPE SOUPAULT

謝敬之先生惠贈

傅雷譯

——別麟創造的英雄

夏洛外傳



u.m.

若  
誰  
未  
見  
贈

他  
當  
元

九  
月

自己叢書之一

卓別麟創造的英雄

# 夏 洛 外 傳

法國 PHILIPPE SOUPAULT 著

傅 雷 譯

1933

自己出版社印行

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初版

普通本（新聞紙）

一至二千本

精裝本（毛松林）

一至一百本

一至五十本非賣品

普通本每冊實價大洋

郵費另加二角

精裝本（五十至一百本）

每冊實價大洋一元

郵費另加

上海呂班路萬宜坊五三號

自己出版社出版

上海新聞大通路斯文里一二五一號

華東印刷所代印

全國各大書局代售

M6

I565.45

32

夏洛外傳

# 夏洛外傳

## 目次

封面	大熊工商美術社製
卷頭語	
譯者序	
第一章	淵源
第二章	城市之焰
第三章	飢與渴
第四章	大自然生活
第五章	人的生活與狗的生活
第六章	回聲



3 1774 7429 7

第七章 世界最大的城

第八章 紐約

第九章 戰爭

第十章 鏡

第十一章 非時間，亦非空間：

第十二章 愛情與黃金

第十三章 微笑的影子

第十四章 永恆的星

第十五章 終局

### 插圖

一、卓別麟與夏洛

二、手杖代表尊嚴，鬍鬚表示驕傲，一對破靴象徵世間沉重的煩惱。

三、紐約，自由神的像

四、一個牧師的影子

## 卷頭語

在這個哭笑不得的時代，「幽默」成了文壇底風氣；利用這空氣，趕快把「夏洛」出版。這自然是投機。適應時代叫做思想前進，投機却是偷雞，却是取巧了。然而祇要取巧而與人無損與己有益，即是投機又有何妨？

夏洛既曾予我以真切的感動，一定亦會予人以同樣的感動；夏洛會使卓別麟致富，一定也會替我掙幾個錢：這便是我所謂與人無損與己有益。

然而夏洛底命運，似乎迄未改善。這本書已經碰了幾家書店經理底釘子，因為不是因為夏洛缺少紳士氣，便是因為他太孤獨了，出版之後不能引入注意（如叢書之類）。

於是我決計獨自把他來誕生下來。「自己叢書」說是我自己的叢書固可，說是夏洛自己的叢書亦可，說是讀者自己的叢書更無不可。這一本便是叢書的第一部。

二十二年七月付印時譯者

## 譯者序

「夏洛是誰？」恐怕國內所有愛看電影的人中沒有幾個能回答。大家都知有卓別麟而不知有夏洛，可是沒有夏洛(Chalot)，也就沒有卓別麟了。

大家都知卓別麟令我們笑，不知卓別麟更使我們哭。大家都知卓別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電影明星之一，而不知他是現代最大藝術家之一。這是中國凡事認不清糟粕與精華（尤其是關於外國的）的通病。

「夏洛是誰？」是卓別麟全部電影作品中的主人翁，是卓別麟幻想出來的人物，是卓別麟自身的影子，是你，是我，是他，是一切

弱者的影子。

夏洛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浪人。在他飄泊的生涯中，除受盡了千古不變的人世的痛苦，如譏嘲，嫉妒，輕薄，侮辱等等以外，更備嘗了這資本主義時代所尤其顯著的階級的苦惱。他一生只是在當兵，當水手，當掃垃圾的，當旅館侍者，那些「下賤」的職業中輪迴。

夏洛是一個現世所僅有的天真未鑿，童心猶在的真人。他對於世間的冷嘲，熱罵，侮辱，非但是不理，簡直是不懂。他徹頭徹尾地不瞭解人類傾軋凌轢的作用，所以他吃了虧也祇知拖着笨重的破靴逃；他不識虛榮，故不知所謂勝利的驕傲；其不知抵抗者亦以此。

這微賤的流浪者，見了人——不分階級地脫帽行禮，他懂得誰有這樣才能免受白眼與惡打。

人們雖然待他不好，但夏洛並不憎恨他們，因為他不懂憎恨。他

祇知愛。

是的，他祇知愛：他愛自然，愛動物，愛兒童，愛飄流，愛人類，只要不打他的人他都愛，打過了他的人他還是一樣地愛。

因此，夏洛在美洲，在歐洲，在世界上到處博得普遍的同情，一切弱者都認他爲唯一的知己與安慰者。

他是憨，傻，蠢，真，——其實這都是真的代名詞！因此他一生做了不少又憨又傻又蠢而又真的事！

他餓了，飢餓是他的同伴，他要吃，爲了吃不知他挨了幾頓黑打。

他餓極的時候，也想發財，如一般的人一樣。

也如一般的人一樣，他愛女人，因此做下了不少在紳士們認爲不雅觀的笑話。

他飄泊的生涯中，並非沒有遇到有飯吃，有錢使，有女人愛的日子，但他終於捨棄一切，回頭去找尋貧窮，飢餓，飄泊。他割棄不了牠們。

他是一個孤獨者。

夏洛脫一脫帽，做一個告別的姿勢，反背着手踏着八字式的步子又望不可知的世界裏去了。

他永遠在探險。他在舉動上，精神上，都沒有片刻的停滯。

夏洛又是一個大理學家，一廡在做夢。

「夏洛是誰？」

夏洛是現代的鄧幾鼻脫 Don Quixotte。

夏洛是世間最微賤的生物，最高貴的英雄。

夏洛是卓別麟造出來的，故夏洛的微賤就是卓別麟的微賤，夏洛的偉大也就是卓別麟的偉大。

夏洛一生的事跡已經由法國文人兼新聞記者菲列伯蘇卜(Philippe Soupault)，以小說的體裁，童話的情趣，寫了一部外傳，列入巴黎北龍書店(Librairie Plon, Paris)的「幻想人物列傳」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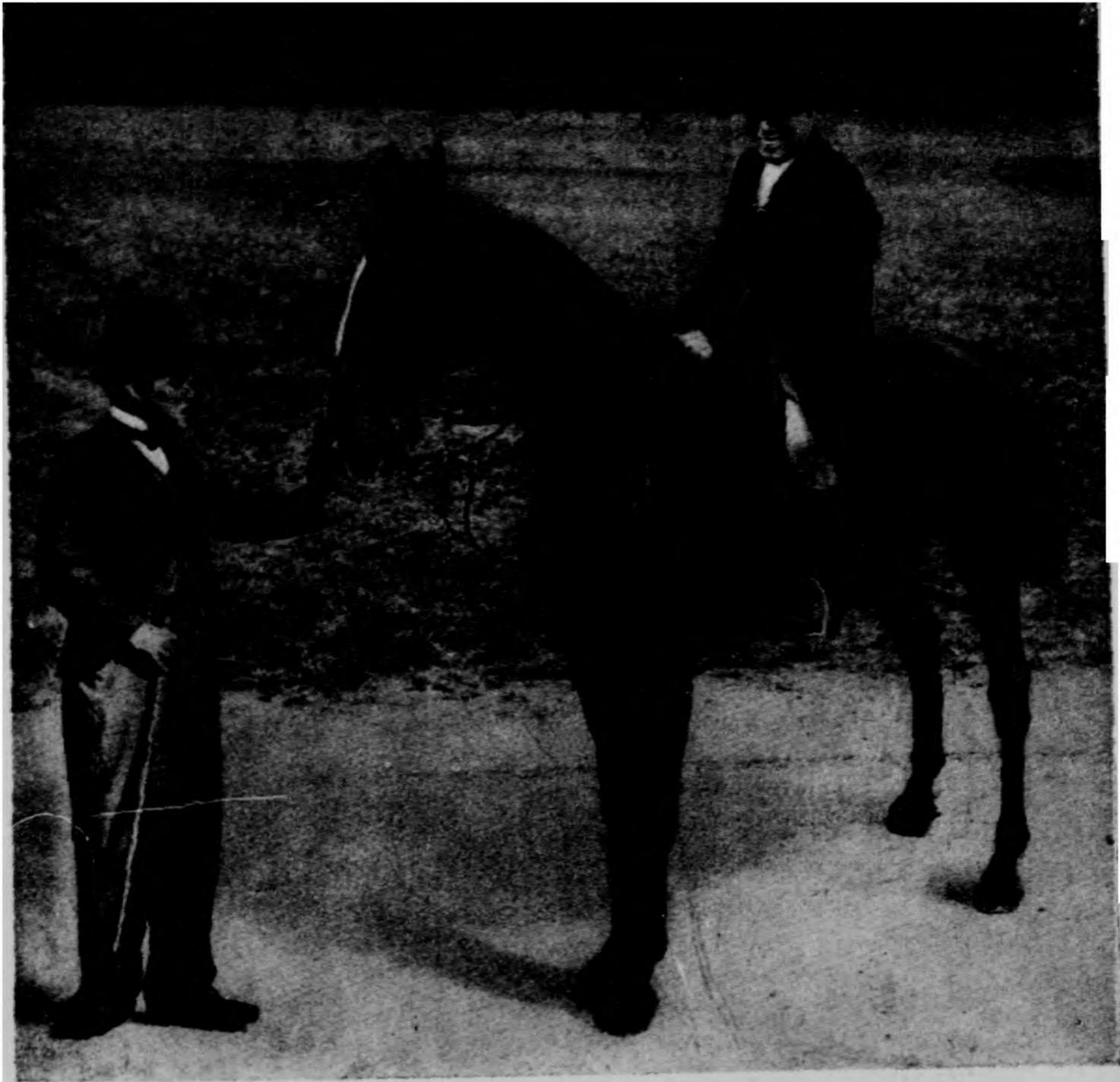
去年二月二十二日巴黎 *L'Intransigeant* 夜報載着卓別麟關於夏洛的一段談話：

「啊，夏洛！我發狂般愛他。他是我學生的知己，是我悲哀苦悶的時調中的朋友。一九一九年我上船到美國去的時候，確信在電影事業中是沒有發財的機會的；然而夏洛不斷的勉勵我，而且爲我掙了不少財產。我把這可憐的小流浪人，這怯弱，不安，挨餓的生物誕生到

世上來的時候，原想由他造成一部悲愴的哲學 (Philosophie Pathétique) ，造成一個諷刺的，幽默的人物。手杖代表尊嚴，鬚鬚表示驕傲，而一對破靴是象徵世間沉重的煩惱！

「這個人物在我的心中生存着，有時他離我很近，和我在一起，有時却似乎走遠了些。」

夏洛在城市之光裏演了那幕無聲的戀愛劇後，又不知在追求些甚麼新的 Adventure 了。但有一點我敢斷言的，就是夏洛的 Adventure 是有限的，而他的生命却是無窮的。他不獨爲現代人類之友，且亦爲未來的，永久的人類之友，既然人間的痛苦是無窮無盡的。



卓 別 麟 與 夏 洛



手杖代表尊嚴，鬍鬚代表驕傲，  
一對破靴象徵世間沉重的煩惱。

# 夏 洛 外 傳

## 第 一 章 淵 源

夏洛到底生在什麼地方，誰也不知道。有人說他生在倫敦大霧的那天，也有人說他在明媚的春天生在華沙附近的佃戶人家，另外還有許多城市，都要爭道是夏洛的故鄉以爲榮。也許他在某一個黃昏薄暮中從雲端裏降下來的吧？

夏洛小的辰光，人家把他送到學校裏去。但是那個胖胖的老師，拿着可怕的戒尺，却不歡喜他，老是把夏洛當做頑童看待。於是夏洛決計逃走了。他焦灼地等着夜的來臨，一待天黑，就把書包望棘林叢裏一丟，折着一枝榛樹幹，逕上大道。他回頭來看見燈光照耀着的兩



(南)

扇窗子，這是他父母的家。他向他做一個告別的手勢，又把他的狗撫摩了一會。就在黑夜裏閉着眼睛走了一夜。他從來不敢望黑影裏去，因為他怕那在黑暗中神怪的生物。人家常常和他講起吃孩子的狼，可怕的烏，和殘忍的熊，……走了幾公里之後，他睜大眼睛，只見周圍是一片平原，頭上是無垠的青天，他舉首望見數百萬的星星，快活地閃爍着，似乎在歌唱。黑夜麼？夏洛從沒有見過，聞到，與呼吸過，他也從沒感到夜和夜的同伴——寒冷之苦。

夏洛只顧對着新發現的一切出神。靜寂包圍着他，使他害怕。他要奔波的世界，似乎顯得無窮地大，而且是美妙非凡。他這樣地望前走着，一個人走着，自由自在，一些也不害怕，使他感到莫名的喜悅。就在這第一夜，夏洛覺得流浪者的靈魂，在他心頭覺醒了。

那時候，天中間挂着一顆雪白的月，有時好像是一個圓圓的大頭

顯在微笑，有時好像是一頭可愛的動物，有時似是一滴大水珠……儘自在蒼穹溜，溜。

夏洛暗暗地自許爲她的朋友。

月亮，靜悄悄地，照例用着她照在大路上的最美最忠實的白光來回答他。她走在夏洛前面，因爲夏洛見着黑影還有些害怕，而且還有蹴着石子跌交的危險。

星星們也伴着他。她們彷彿擠着小眼在唱：「我們在這裏，無數的我們，都是你永久的朋友。」夏洛聽着那些許願，走着，提起着脚尖，惟恐踏破了他的新朋友——月光。

夏洛已不再害怕了。從今以後，夜變成了他的朋友，黑暗裏的居民，守着靜默，他們都願做他的忠僕；那些用桤枝做出可怕的姿勢的樹，在晚上還可以變做強盜，變做野獸或魔鬼的樹，却和氣地爲夏洛

引路，請他在疲乏的時光，把頭靠在牠們的身上。

夏洛躺下來，閉着眼睛，睡熟了。呼呼的風奔騰着，狂嘯着，吹着冷風；但經過夏洛身旁的時候，却悄然地飄過去了，唯恐驚醒他的好夢。忠實的月光在床頭陪伴着他，做着爲一切兒童所親愛的女護士

在夏洛好夢正酣的時光，夜漸漸的隱去了。星星一個一個地熄滅，月光也在幽默中不見。

走了長路的夏洛睡得正熟。

忽然，他覺得手上觸着一縷暖氣，以爲是他的狗在舐他的手，不料是一道陽光。夏洛搓着眼，記起他昨夜的逃亡。他望望周圍，只見灣灣曲曲的大道在田野中穿過；回頭來看見是一個大森林。他睡在森林脚下。

夏落還從沒見過這樣美麗的林子。太陽籠罩着牠。彷彿替牠戴了一個金色的冠。

這個小流浪人恭敬地走近比他要大十倍的樹。樹幹的陰影中，生滿着綠的，藍的小植物。亮光依着樹木閃轉地照射着，爬上樹枝，照在那些生在棘叢裏的小花上。

他慢步走近這些神祕的植物，呼吸着從泥土中噴着，樹巔上散佈着的氣味；他躡着脚步前進，恐怕驚動了林中無邊的靜寂。

遠處，不知是哪種動作在振撼着樹巔。每走一步就有一種奇跡發現：有時一只鳥靜悄悄地飛過，有時一聲怪叫打破沉默的空氣，有時一朵紅豔的花引起了這小人兒的注意。

疲乏的夏落給種種神奇怔住了，坐了下來。幽幽的小蟲忙忙碌碌不知在趕些甚麼工作。夏落俯身看見一羣螞蟻，在一個窟洞周圍蠕蠕

騷動，有的背負了比牠身子還大的東西，別的螞蟻把牠推着，還有別的在另一方面匆匆奔向才發見了的寶貝。

長久長久地，夏洛注視着牠們。

他隨後採了一顆果子，因為他餓了。他擦潤樹枝，重新向前走去，他不知道取哪一方面，可是一種微弱的聲音在呼喚牠，也許是一朵小銀花在叫他，聲音漸漸的高起來，嚮亮了。

他望前走着，聲音似乎漸漸逼近；草變得更青，樹也更雄偉了。他不久就看見岩石中湧出一道泉水，在歌唱，一羣小鳥都聚在牠的周圍。

夏洛俯下身去，像喝井水般地喝泉水。他還未見過泉水的飛湧。他聽着，瞧着，種種的奇跡都發見了：泉水中有雨，有風，有光，有微笑，有夜，有月亮，也有太陽，還有鳥語，快樂，驚訝，飛翔

敬禮，溫暖與寒冷的交替，總之，世界上一切的反映。

夏洛一心一意地瞧着泉水所呈現的各般色相，他俯身接近牠；有時他舉首，端相樹林。牠依着山坡的起伏，斜斜地展開在他的眼前，牠有時變成一片薄霧，有時只見深深的綠色，隨後又發出緋紅的回光，有時更黝暗下去，變成他腦中的一段回憶。

夏洛在這些幻景中認出春與夏，也認識了秋與冬。

他等着，却並沒有人來。他獨自一個人在樹林中間，時間悠然的遁去。夏洛儘對着流水，看不厭。

他以爲流逝了的祇有幾分鐘的時間與幾滴水，可是實際上，夏洛在泉水旁邊已經好幾年了。他稍稍長大了些，但他在林間所見的萬般形相，已教了他學校中所沒有的智識。

他悽然地離開泉水，因爲泉水勸他繼續望着前途邁奔。他跨過荆

棘，擦開樹枝，爬上山坡。路上遇見碩大無比的樹木，樹尖似乎一直消失在雲霧裏，鹿兒見了他愕然驚跳遠去。他不再害怕了，因為他已認識森林而且愛牠。

夏洛登到那威臨着周圍的田地的山巔，坐下來凝眸矚望。

遠遠地，他望見他出發的村莊，他辨出他父母的屋舍，他趕緊旋轉頭去。

前面鋪展着一片平原，那邊的城市都變了紅的黑的點子；原野中並有溫柔的小山崗，有綿綿不絕的大河，就是那泉水的巨流；近處還有白的大道跟蹤着他。

極遠極遠，還有另外一片白的，青的平原，在太陽下閃耀着，彷彿是無窮無極地。那藍的，動的地方，就是夏洛要去的區處；他站起身向着目的地出發了。

他沿着河，走了好幾天，好幾夜。疲乏了，或是渴睡欲眠的時候，就在河濱綠草上躺下。

他想起泉水，河中萬千的反映帶來了泉水的音訊。這是回憶往事的音樂。魚們在蘆葦中溜來滑去，陽光和水中的小蟲在遊戲。

夏洛有時被飢餓所苦，但他並不減少勇氣。他能和飢餓交戰，也能和飢餓的同伴——寒冷抵抗。

他越過一崗又是一崗。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夏洛老是走着。一個晚上，他聽到一聲狼長的呼嘯，接着一陣疾風吹過他的頸項。風過後他口唇上覺得有些鹹味。他一直走到夜裏，因為他聽見不遠的地方，有一種單調的巨聲。他比往常疲乏得更利害，因他在迎着風走，而風又是一陣緊一陣地尖利。夏洛再也看不見一些東西，巨聲却愈來愈響。他躺在柔軟的細沙

上面，聽着巨響，竟自睡下。這響聲幾乎要令人懷疑是世界的顛覆；但對於夏洛，却使他想起泉水的聲音，一面想着那往事，漸趨和緩的風微微吹拂他，把他催眠着睡熟了。

等到太陽把他的眼睛呼喚開來的時候，夏洛以為是在做夢。他的前面是一望無際的水，他把牠比做無窮大的湖。他開始害怕起來，因為波浪像萬馬奔騰般向他洶湧而來。他慢慢地和這水波的來往熟習了。終於他對着太陽的遊戲與色的變化出神。

夏洛從沒見過大海。他把眼睛仔細搓揉了一番，坐在金黃的沙上望着。

他看過了拂曉，他去了，因為夏洛應當走，走，老是走，走便是他的志願。沒有一件東西能夠把他留住，因為他想在此以外，更遠的地方還有甚麼新事物在等他。

他發現世界。他的青年便是世界的發見。現在他已認識夜，冷，太陽，月亮，森林，天空與雲彩，蟲，泉水，鳥，河，風與季候，他也認識了海。

他不認識人。他還年青呢。

夏洛去了。他離開了海濱，沿沙岸走去，穿過田野，攀登山嶺。他等着夜，他走着，白天，黑夜。他睡在大自然中。他肚子狼飢，他跑起來了。

夏洛已不是一個孩子了，因為他知道怎樣和來自各方的敵人鬥爭。

他愛這種鬥爭。他那樣地自由，但他自己却不知道。他自由地動作，言語，他可以歌唱，只要他歡喜。他做他所要做的事情。

夏洛是非常年輕。

夏洛外傳

## 第二章 城市之饑

夏洛又走了很久。有一天，他覺得鼻子下面多了一小簇鬚。他在一條溪水中對自己照了照，大聲的笑了出來。

一晚，他決定在睡覺以前，爬上一個大山崗。到了山巔，他望見在山谷的深處，一大塊黝暗的東西，成千成萬的小星在那裏發光。但牠們並不像天上的星一樣，因為遠遠地，牠們顯得是粉紅的，或竟是紅的。

夏洛放開脚步跑去。漸漸地，他辨出一所一所的屋子，窗打開着明晃晃地。他明白這是一座大村莊，成千成萬的星就是城市之光。

他剛走到幾所房子前面，天上忽然下起雨來。他打門，希望像村

子裏的習慣一般，人家會讓他避一避雨。使盡了氣力，他敲了好一會，有人來開門了。一個男人喊着：

「誰？」

「夏洛。」

門開了一半。夏洛看見一個大胖子，擡起着鬚，握着手鎗。

「走你的路，小夥子，他吆喝道。」

「可是天在下雨，我肚子又飢。」

「滾，快快滾，不然我就放鎗。」

夏洛向他抗議。胖子對準夏洛的屁股就是一腳；接着關了門。

夏洛只得繼續前進，敲了好幾家門，老是一樣的招待。有時人家把門砰的一聲關上，幾乎碰折了夏洛的鼻樑；有時人家拿掃帚威嚇他，一個婦人甚至叫他『浪人』。

「浪人？浪人？」夏洛反覆地自言自語。

爭執得疲乏了，他想找一塊地方睡覺。他拾起一塊硬麵包，津津有味地大嚼起來。吃完，他看見一片草地。他緊貼着身，伏在牆脚下，盡量望雨點打不到的地方躺着。他毫不怨忿地睡下了。睡熟之前，又望了一望天空：一顆星也沒有，天色也不好看，只是佈滿着又灰又紅的沉悶的顏色。

早上醒來，他前後左右一看，到處只見忙忙碌碌的人。有些太太們手裏拿着牛奶瓶，來來往往的跑。先生們全是威嚴非凡。他們都有一頂圓帽子，不時把牠一上一下的掀動着，當他遇見和他差不多的先生時。有的還拿着一個棒，在空中舞動。

夏洛張開着嘴。他對着這些人們的威儀，只是驚訝和讚美。喘喘地，他走出了草地，沿着街道大踏步前進，一面儘是在留神

些可以吃的東西。他看見一大堆一大堆的垃圾，破布，穿了洞的靴子，中間藏着幾塊硬麵包頭，爛蔬菜，還有罐頭食品的空盒子。

夏洛在一堆垃圾旁邊坐下，細磨細琢的爬起來。他發見一頂圓帽子，雖然走了樣子，他覺得還是華美非凡。望頭上一戴，他自以為和剛纔看見的先生們一樣地威嚴了。他也揀了一雙靴子穿起來，亦很合式。隨後他吞了幾塊硬麵包頭。

他尋一條小溪，要照一照他的嶄新的打扮。他的確看見好幾處在階石下面流着的污水，但無論如何也沒法找到半些反光，可以反射出他的容儀。

——算了，他喃喃地說，反正我已經很莊嚴，很美麗了。於是他開始去矚望城市。

第一件使他出神的，是一盞路燈。他繞來繞去的看，終於看出這

燃着的一線火焰。他記起前夜在山崗上望見的紅星。

接着他又看屋子。牠們都很高，窗也有好幾十扇。有些房子還有陽台。

他望前走着：房子越來越高，路燈越來越大，人們也越來越莊嚴，越匆忙。他們甚至不打招呼了。

忽然，在街道的轉角上，出現了一輛自己會跑的車子。牠沒有馬拖，沒有犬曳，只是發出軋軋的鐵器的嚮聲。車子吼了一聲，夏洛，嚇昏了，用了最高的速度，趕緊望牆上撲，車子擦着他身體奔過去了，車裏的人向他吆喝一聲：

——豬獯。

夏洛微笑着向他做了一個親熱的手勢。他又看見許多別的汽車。他走近市中心。男人們，女人們格外顯得忙亂。

人家一些也不注意他，他可以舒舒服服地觀察行人和街上的一切。

他對着店舖仔仔細細地看。櫺窗裏擺着數不清的東西，一眼看去，總是一件比一件美麗：金啊，銀啊。

他把頭靠在一扇窗上，望見內面的人在吃東西。他們那般的匆忙，叫夏洛弄不明白。也許這些人都餓透了，像他一樣。

夏洛不敢進去。

可是飢餓比他的胆怯更強，他學着一個路人的樣，推進門去。他決心事事都模倣做這個人，他坐在他對面。他做着同樣的手勢，說着同樣的言語，人家給他端上同樣的菜。

人家也給他送上帳單，也和對面的人一樣，他摸着衣袋，可是一些東西也摸不出來。

他向夥計說明他的情形，夥計對他直瞪着眼，只答應了一聲：  
「好。」

接着他嘴裏噓——了一聲。

那夥計是眉毛很濃，牙牀突出，粗野得駭人的大個子。他又噓——了一聲。

於是，所有的夥計，穿着黑衣服，套着白圍巾的，全來了，把夏洛團團圍住。其中兩個人抓住夏洛的肩頭，最胖而最強的一個就結結實實的送了他一脚。接着別的夥計，舉着拳一齊上前。全體的客人都立起來看廝打。

夏洛挨了一陣痛打之後，重新站在街沿上了。那個胖子立在門口喊着：

「讓你受一番教訓，小傢伙。」

夏洛看見這人似乎一直追蹤着他，他嚇逃了。

他逃到離開飯店很遠的地方才停住，他坐下，撫摩着浮腫的四肢

「爲何要恨我啊，這大個子？我怎麼惹了他？」

夏洛又看見這厲害的人了，真是太厲害了，又殘忍，又凶惡，對他滿懷着怨毒。這是他的運命的一個形象：比他厲害的人。

雖然痛楚，但夏洛想想這一個上午，究竟沒有白廢掉，既然他飽餐了一頓。

他在街上溜達着。他繼續去鑒賞那些鋪子。但還有別的情景更吸引他。一個警察在街上做着各種手勢指揮汽車及別的车辆行走。夏洛走近他，想從旁細細的鑒賞一番。最初，警察全沒注意到這小人兒。一刻鐘之後，他可覺察出來了，以爲這對着他儘望的小人在嘲笑他。

「你在這裏幹嗎？他向夏洛這樣的喊，一面把手裏的棍子舞動了一下。

夏洛，還沒忘記剛才一頓毒打，他想還是不加說明，悄悄的走掉爲妙。

他重新在路上閒蕩起來。不久，他在一所正在建築的屋子前面站住了。

一切都值得他讚美。工人們搬運磚頭，一塊一塊的往上疊。塗上水泥。他對着舉起重物的機器，和一忽兒上，一忽兒下的升降機出神。

「好職業」，他望着泥水匠想。

他走到一塊小方場中，揀了一條橛子坐下，想起森林中的樹。他眼前的樹顯得那樣地瘦削，慘淡。幾隻迷路的鳥飛來停在樹枝上，可

是也顯得可憐相。牠們藏在樹葉中去了。

男人，女人，走來坐在他旁邊，夏洛對着他們微笑。他們向他忿忿地望了一眼，莊嚴地起身走了。

夏洛聳一聳肩，不明白人們爲什麼對於他的微笑總把這副惱怒的神氣來回答他。

一個嬌弱的金髮少女，來坐在他的權上。夏洛從沒有見過這樣美的造物，而且和他坐得這樣近，更使他有些飄飄然。可是他膽怯，他不敢向她微笑，怕她和別人一樣，莊嚴地走開。但這一回倒是她先向他嫣然，夏洛也不禁報之以微笑。她並不起身，反而對他望着。

她似乎和他一樣空閒，一樣孤獨。夏洛很想和她談話，但他害怕。

他舉一舉他的帽子，好似他看見別人做的那模樣，她點了一點頭。

。他旋轉頭去，看見小路的底上，一個警察在舞着棍子踱來踱去。

他走近他們坐的襪子。夏洛覺得有些不放心。警察停住了，瞪了少女一眼，又直望着動也不動的夏洛。

他走開了，又回頭來。

少女站起身，也不招呼告別，也不微笑，逕自去了。夏洛想起來跟隨她，但警察直看着他，帶着威嚇的神氣。

她去了，夏洛仍舊坐着，看小鳥飛來飛去，只是惘然。

長久長久地，他留在方場中的襪子上，希望這樣可以不讓金髮少女的印象消失。他記起她的金黃的頭髮，溫和的微笑，一雙煩躁地緊握着的纖手，他又重新看見在小黑皮鞋中的一對天足。但夏洛沒有聽到她的聲音，這使他非常難過。他只得自己在腦中想像。這是宏亮，清脆，熱烈的聲調，比她的笑容還要溫柔的歌。

天黑了。夏洛還離不開這小花園。數小時以來，這花園已成爲世界上最美的花園了。幾分鐘內，他又看到了他運命的第二個形像：一個美麗的金髮少女。

夜似乎把男人們，女人們統趕出了這方場。可是許多黑影出現了。這是一對對尋找陰影和靜默的男女。

一動不動地，凍僵的夏洛儘望着那些男女。一道月光從雲隙裏漏出來，正落在一對人兒的身上。夏洛看見兩張臉互相偎倚着，兩片嘴唇連在一起。他看見這對嘴唇，忽然，他在這對不相識的人中，看見他自己的臉正齊住在金髮少女的臉上。他打了一個寒噤。月光重新隱去，夏洛甚麼也不見了。

他起身離開了陰影。城市的光焰在呼喚他。他走出方場，看見那些情侶正像瞎子一般走着。

夏洛，走近光明的大街，以為是起了大火。他急急的奔去。光焰本身就在繞圈子。一羣一羣的人懶懶地拖着脚步，汽車到處奔馳着，射出眩目的光亮。

夏洛照例望一望天。電火之外，他畢竟看見他的朋友——星，像每個晚上一樣，向他眯着眼打招呼。人家把他擁，擠，擠，擁，但他的目光終離不開那些星系。他正看到金髮少女，在天空對着他嫣然。

街道是這樣的美，和早上的是這樣的不同，令他相信他眼底下誕生了一個新的城市。行人顯得安閒了，女人也似乎更美，污穢給陰暗吞下了，警察也看不見。

夏洛緩緩地走着。他努力要學這些莊嚴的人們的模樣，因為他要和他們一樣，成為「城裏人」。

在一家店舖外面的大鏡子面前，他站住了。他觀察他的蒼白的臉

，上面綴着一小簇黑鬚。他整一整上衣，緊一緊褲帶，又摸了摸領結。但他覺得少了些甚麼東西。他抖一抖手，一雙空空的手。鏡子前面，他旁邊，一位紳士站住了在端相他的服裝。他手裏拿着一根杖。

於是夏洛想起要一根手杖：

「我找到了一根手杖的時候，我可以完全像樣了」。

### 第三章 飢與渴

夏落成爲『城裏人』了。

他懂得要工作纔有飯喫，要說謊纔能生活。

泥水匠的工作是他最初就監羨的，因此他去做泥水匠。但他滿想用與衆不同的方法來工作。要在一定的鐘點上工，不能在路上逗留一會。看一看太陽，這使他非常煩悶。

他離開了工場，袋裏稍稍有些錢，從新去度他的流浪生涯。但不久飢餓又來提醒他，非回去再受束縛不行。

這樣地，他嘗試了各種職業去謀生。他做過搬場小工，雜貨商，機器匠，點心司務，旅館茶房，路劫的強盜，角力者，水兵，銀行雇

員……

雖然他很努力，但他永遠不能恪守紀律。他老是想那以前所過的自由生活，他想森林，想泉水，於是他窮得如聖經上的郁勃一樣。

而且城市似乎也不願容納他；貧窮做了他的屏障，淡漠的心情與惡作劇的本領是他的武器，他總站在城市的漩渦之外。夏洛實在是一個怪物。他痴情而又冷淡，胆怯而又勇敢，狡猾而又天真，快樂而又悲哀，是小竊也是老實人……夏洛是一個人。但他更喜歡無牽無掛，無拘無束的獨立生活。每逢他猜到自己要被牽繫住的時候，總是七手八腳的逃跑。因為他熱愛自由，故他永遠不願停留，永遠要走。夏洛是一個現代的人，應當是生在一九〇〇年左右的。

流浪了許多時候，被飢餓煎熬得難忍起來。一天，夏洛又決定要選擇一種職業了。他躊躇了好久，因為他總是看到每種職業的壞的方

面。他很願意做老闆，可是從沒有人請他去就這位置。

雖然決定了要謀一種職業，終於甚麼事情也不願做。他上街閒蕩，望着店舖，希望乘夥計不留意的時候，這裏掠一只蘋果，那邊抓一條香腸，另外再拿一塊麵包。只要瞥見有何集合，他就趕快跑過去，提着脚尖，熱心地囑望。一天，在一條小路上，他看見許多男人和女人，靜悄悄地聽一個老頭兒演講。他走近去：老人是一位牧師，正在痛罵酗酒的醉鬼，他在佈道。夏洛只是納悶，但他看見一個可以搬動的竹管子，便轉着怎樣可以弄到手裏的念頭。佈道完了，牧師請求施捨，竹管在人們手裏一個一個傳遞。大家都投入一些零錢。竹管傳到夏洛手中，他抓着，拚命掏自己的袋，甚麼也掏不出來。佈道重新開始了，聽衆也旋轉頭去，牧師致謝他們的樂善好施。趁這沒人注意的當兒，夏洛把竹管藏在衣襟下面，悄悄地去放在一個偏僻的地方。接

着，他又大模大樣，若無其事的走回來聽牧師演說。牧師唱着讚美詩，旁邊一個金髮少女和着。夏洛望着他，張開的嘴合不攏來，他也跟着唱，少女看見他胸部微動，向他嫣然。

夏洛開始覺得做了虧心事，忐忑不安起來。歌唱完了，牧師和少女收拾起簡單的行裝。但他們找不到竹管。他們尋了好久。

夏洛，一動不動地看他們來來去去的找。他心裏很難過。失望的少女，坐在小箱子上哭了，他後悔不該偷了他們募化的錢。少女哭個不停，於是夏洛走近去，用着最可愛的微笑，向她提議由他去尋覓。她抬起頭來，用十二分感激的目光望他，他再不遲疑了。他跑去，得意洋洋地把竹管安放在少女的膝蓋上。

牧師，感動得含着淚，夏洛的懺悔使他很喜悅，向他伸着手：  
——你怎麼過活，我的孩子？

夏洛，愈覺羞澀了，不知道怎麼回答。

「喔，他用十二分圓到的語氣說，我作工。」

「作什麼工啊？」

「我現在沒有職業，夏洛說。他並且暗暗地發誓，只要再有人向他提議任何職業，他一定馬上接受。」

「星期日早上到教堂裏來。上天佑助你。」

夏洛行了個最莊嚴的禮，等金髮少女對他嫣然一笑之後，他說一聲：

「星期日見。」

他走了。

夏洛發誓要謀一個位置。可是要去尋找啊！他到處望望。沒有一個人用得到他。他敲門，問工頭。人家把他回了。沒有工做。沒事情

，並不像人們所想像的那麼容易。

噢，那裏有一個告白。這是警察署。啊，不，什麼工作都可以，這個可要不得。他走開了。夏洛從新去鑽謀，一些事情也沒有。又回頭來，再去是那告白：

招 募 警 察

這是不可能的，夏洛不能做警察。警察！他先要把自己嚇倒了。可是他已發誓要找一個位置。這不是一樣的職業嗎？算了。他試試再說，等到他找到別的……

他走近去。門口的警察用着猜疑的神氣望他。夏洛，嚇了。就逃。但他細細思索了一番。他振起精神，鼓着勇氣，走進警察署。

他先受了一番試驗，被錄用了。現在，他事業成功，很高興。這

倒還是一種清靜的職業：一天到晚在街上溜達。夏洛，坐在檯上，穿着漂亮的制服，等着去站崗。

一個受傷了，一個被暴徒打得鮮血直流的警察。立刻，派了別一個去代替。五分鐘後，第二個受傷的扛回來了。說是在一個險僻的牆角裏，一個暴徒，如土耳其人般的凶狠，要襲擊一切經過這地方的警察，他要報仇。第三個受傷了。該死的職業！

這一會輪到夏洛了。

他走到這風聲緊急的街上。那個大漢子，如野獸一樣的猙獰，看着夏洛大笑。

他要嚇一嚇夏洛。他骨碌碌地把眼睛轉着，緊握着拳頭，露出牙齒。他跳上路燈桿，把牠扭曲了。顯完身手，他很驕傲，得意。可是夏洛比他更狡猾，在背後躍上他的肩頭，把他的頭揪住在路燈中，開

放了綠氣龍頭。大傢伙倒下來了。人們把這中毒的漢子抓去警察署。這一次冒險使上官們看重夏洛，他的同伴和街上的住戶也敬重他了。人家向他行禮，向他微笑，大家都怕他。

不久，一切暴徒都怕夏洛了，城市中重歸安謐。他爲取悅金髮少女起見，把那些壞蛋都送到教堂裏去懺悔。

但這個職業缺少意外的奇遇，尤其是夏洛不願意長此做警察，他尋別的位置。少女已沒有以前那樣的美麗，牧師的演說也永遠是那一套。

因此，夏洛想嘗一嘗大都市的享樂。那時他已掙了不少錢，他租了一所住宅，星期六晚上他到酒排間去玩。夏洛也不討厭喝酒，且喝得很不少。有一晚，在早上一點鐘回家的時候，他竟爛醉了。

他走進屋子，但辨不出室內的東西。不知怎麼，牠們成了他的敵

人。他走近去，一切東西都走遠了，拿在手裏，又儘是亂跳。

樓梯也似乎對他生了惡感。夏洛掙扎了數小時以後，說：『真是，喝酒不是好事。』

他早上醒來，從窗裏一望，只見一座灰色的高牆掩蔽了天。

憤恨之下，他出門去換空氣。但那城市，他初來時顯得那樣的美，此刻却變成悲哀的，沉悶的，老是一副哭喪的神氣。

夏洛做了一個鬼臉。

他摸摸衣袋，發見昨晚把所有的錢化完了。得再去工作來喫飯。

喫了飯工作，工作了喫飯……夏洛又做一個鬼臉。

他厭煩夠了。

他把漂亮的衣服，高大的禮帽統賣了。用賣來的錢他買了一架提琴，這是他已經想了好久的東西。

於是他急急忙忙地出城。

他急着要再去看樹，看草，看雲，太陽，拚命的呼吸。

他看到最後幾所屋子時，歡喜得跳起來。

街的盡頭，躺着一無邊的大路。

## 第四章 大自然生活

自由的空氣，美麗的星辰，大自然中的生活……夏洛高興地走着，背着提琴，想他新的幸福，和他重新獲得的自由。

他沒有忘記大路上醉人的氣息，但這種生活的價值，在這重新獲得自由的第二天，纔完全感覺到，體驗到。

他孤獨了，很快樂，他用不到誰。他不必再工作，他走着。

幾天之後，他帶的糗糧完了，飢餓開始壓榨他的胃。到一個村莊，夏洛拉起提琴來，請求佈施。人們給他銅子，麵包，蛋。鄉下人愛音樂。

好美麗的生活！

旁午，他走到一所村子的廣場上，在教堂旁邊停下，不再等待了，開始奏提琴。

奏的是一闕很流行的情歌。兒童們走近來，女人，男子。有幾個低聲哼着歌辭。夏洛微笑。再奏一闕更通俗的情歌。

夏洛正奏到那覆唱的時候，一陣牛鳴似的吼聲把琴音阻斷了。

夏洛突然停住，一個號筒吹着，一個大喇叭應和着，號筒再吹着，另一個大號角應答着。

夏洛並不退讓，盡力的拉——拉斷了一根絃。一秒鐘也不能錯過。夏洛拿着帽子請求施捨。大家都給他。真是一筆好收入。

夏洛坐着數錢。

號筒，喇叭，號角，終於也噎住了巨聲。一個人討錢。一個銅子也沒有。

「你過分了，有人說。」

「過分什麼？什麼？討錢的人回答。」

人家告訴他，他不識趣，討兩次錢！不該過度的。

「怎麼，這不是第一次？」

人們聳聳肩，微笑。一個向正在數錢的夏洛一指。

「賊，奏號筒的人喊着，奔向夏洛。」

「強盜，奏喇叭的人喝道。」

「強盜，奏號角的人喊。」

夏洛毫不遲疑，捧着脹飽了銅子的帽子就逃。全個樂隊在後面追

歇住不追。夏洛跑得快。他跑入一個小林子裏繞圈子，把那些音樂家迷了，

夏洛可以休息了。他在林中找一片平坦的地方，躺在草上睡。

他聽到怒罵叫喊的聲音。

真是永遠不得安寧。他輕輕地走近去。

一個少女在遊方人的車子附近洗衣服。她的頭髮在太陽下發出金光，她很吃力地擣衣。不時，還有一個老婦來監視她，只要少女顯出疲乏的神氣，老婦就打她一巴掌。

可是她很美麗呢，這少女。老婦不在的時候，她向着太陽和小鳥微笑。

好可憐！因為少女回不過氣來停住了，老婦就大大的發怒。她打她，打得那麼厲害，連老婦自己也累了。她走開了。

夏洛不敢走向少女面前去，他要說她美麗，可憐，但他害怕。他拿起提琴。有時候拉琴比說話容易。

提琴唱：

『美麗得像你……』

我夢神奇……

我倆同去……

你是多麼美麗，

喔，我可愛的金髮天使……』

提琴唱，少女笑。她還從沒聽過這樣溫柔的歌，稱頌她美麗。

她幻夢。

一個巴掌把她驚醒了。

這是她聽了音樂，不洗衣服的教訓。那個打她耳光的大漢就是遊方車的主人，老婦的丈夫，洗衣女的『父親』。他有無上的威權。而且他是最有力的，故他決心要制服那個音樂家，因為他不該擾亂人家

主作。

他奔向夏洛。『弄音樂真沒蓮氣』，夏洛想。大漢子很凶，幸而他跑得不快。夏洛在小林子裏亂跑。他藏起來。大漢，拿着棒，再也找不到他。他明明在夏洛身畔走過，只是看不見。不必躊躇了，夏洛拾起一根粗大的樹枝窺伺着。大漢昂着頭，還在尋找。等他走近，夏洛就用力的一砍了他一棒。他倒下去了，發出一聲可怕的怪叫，這聲音把還在追尋的幾個音樂家招來了。幾個喇叭手都蜂擁着撲向夏洛，夏洛只得把他們一個一個砍倒了，方纔安靜。

夏洛，正想走，覺得有些內疚。如果他放棄那少女，大漢子一定要在婚身上復仇。

他回到遊方人的車子旁邊，駕好了馬，向洗衣女郎提議和他一同逃走。

她答應了。

夏洛鞭着馬飛奔，車子隆隆的發出巨大的聲響。經過小林子的時候，巨聲把昏暈的音樂家們喚醒了。他們瞥見了逃亡者，立刻發腳追逐。

大漢子，看見自己的財產被盜，跑得比別人更快。夏洛徒然鞭他的馬，大漢快趕上了。只有一個方法排脫這蠻子。夏洛把一個鐵棍授給嚇呆了的洗衣女郎，說：

——用力砍下去，對準着頭。

她依着他的話，大漢倒在路上。勝仗啊。夏洛鼓勵着馬，不久，車子便在追逐者的視線中消失了。再走幾公里，便可休息。

夏洛一面鞭着馬，一面想：大自然生活還沒有住在城裏時所想像的那麼平靜。

啊，終於發現了美麗的一角，可以歇息了。

他把馬解下來，牠也很應該休息一會了，他走近少女。她真好看，但她有一股特別的氣味。她的頭髮是金黃的，可是很髒。

她，洗得那麼好的衣服，應該想到洗一洗自己。那裏正好有一條小溪。夏洛替少女洗了臉，她只覺得奇怪。

可是得想到吃飯問題了。夏洛去掘蕃薯，打發少女去掣水。

夏洛回來，剝好蕃薯，生好火。但少女沒有來。『怪了！』夏洛想。

微微有些不安，他出發去尋找。他看見她坐在一塊石頭上，面前一個畫家在畫她的肖像。

這可以延遲長久。

但畫家的手脚倒不慢。他差不多要完工了。夏洛去看他的畫，還

不壞。

可是蕃薯呢？

夏洛提着桶，自己去煮了。

畫家重重的謝他的新朋友，因為美麗的小姐幫了他不少忙，明天有一個展覽會，這張畫一定可以獲得狂熱的歡迎。

兩方面恭恭敬敬行了禮，畫家告別了。

夏洛他們吃完飯，睡了。

明天早上，整理行裝，隔夜奔波過度的車子也修理好了，只等起程。但遠行之前，夏洛感到有和少女一同散步的需要。他好久好久沒有看到花和樹。夏洛變成感傷了。他講了許多美妙的故事給他的同伴聽，她快樂得微笑。因為這個提琴家是她的教主，她非常信任他。

午晌，出發了。

然而今天夏洛以爲不必急急。他每看到一個風景秀麗的所在便停下。他望望在陽光中歡笑的田疇。他，他也想笑出來。他很幸福了。小鳥們唱着，風和緩地吹拂。

但後面有一輛發着大聲的汽車，嗚嗚地拚命的叫。撞壞了甚麼啊？夏洛回頭去，有人向他做着手勢：「停下來！」

汽車緊靠遊方車停住，畫家在車中下來向夏洛說「早安」，一個老婦街上顛來，向着少女。

——就是她，她賊，她哭了。

——誰留着她的？

少女望着夏洛。

終於一切都明白了。

老婦，在參觀展覽會的當兒，認出了她十年前失蹤的女兒。由於

畫家的幫忙，她追到了遊方軍。她來尋訪她的女兒。

「真是太妙了」，夏洛想。

「那麼！再見，他說。他握了同伴的手，向她的母親和畫家行了禮。

汽車駛遠了。

夏洛擁抱了一下他的老馬，方纔上路。

好美麗的大自然生活！

夏洛想起城市。也許他不該離開牠的。孤獨的生活不見得老是有  
趣的。

太陽還是一樣的太陽。小鳥唱的仍是一樣的歌。風吹得不免淒涼  
。啊！田野！

噢，又是一輛汽車。這種傢伙只會製造灰塵，發出巨聲。牠亦停

了。

誰在向他做記號？

少女來找他，因為她永遠不願離開他了。

——真的嗎？

——真的。

是，真的，但這究竟不同了。

放棄車子，老馬：夏洛坐在車廂底裏，在兩位把他擠得緊緊的太太中間。他甚麼也看不見，他僥倖得厲害。少女顯得沒有以前的美了，太陽與風不再迴繞她的頭髮，眼睛……

此刻，夏洛發見她和她的母親很相像。

實在，夏洛並不歡喜。他是運命的玩物。他竟永遠不能做他所願意做的事情。一個人得老是和運命，和自己爭鬪。人家對他太惡了，

或是太好了。無論是誰，他總合不攏來。他要什麼，願望什麼，他不明白。

傳外洛夏

## 第五章 人的生活與狗的生活

夏洛悶夠了！他不能在這所美麗而冷峻的屋子中度那種滿含着虛偽的好意和隱藏着陷阱的生活。

一個晚上，他離開了淒涼的房屋，也不向誰告別。他放棄了少女，微笑，以及一切現代的享用。他希望……

事情不會老是那樣的，他都知道人家決不惋惜他，也許發見了他偷跑之後，會滿足地歎一口氣。在這些又高又大的屋子中，笑一聲會把一切都破壞了的環境裏，夏洛是無論如何也住不下去的。

他把人家給他的漂亮的衣服，提琴，金錢都留下。

夏洛上街溜達，一陣陣的醉意。他覺得有些孤獨，但也覺得解放

了。牠可以走牠願意走的地方，他可以停留，奔跑，沒有人向牠說一句話。

他坐下。一會兒，他打一個寒噤，覺得遺憾。她有時真和善，這少女。她是金髮的，很溫柔。算了！

在他近旁，坐着一條滿身污泥的狗。牠也是逃出來的，因為要跑東，跑西，要自由。

夏洛輕輕地撫摩牠。

他又向前走，狗跟着他。他們倆都倦了，想渴睡。

幸而夏洛認識一些安靜的地方，可以躲避在陰影中刮着的大風。

那邊有一片廣場。

夏洛安頓下來。他把頭枕在一塊石頭上，正在入夢。他很可以喫些東西，但他沒有銅子。

那末改天再說罷。

去。狗，睡去。

但這同伴簡直不理。牠嗅，牠爬地。大大小小的耗子。真討厭，這狗！鬧得人不能安睡。

↓睡去！

牠不理，牠儘是爬，爬。

夏洛起來打了牠一下屁股。這狗，牠找到了甚麼東西？牠真不蠢。一只裝滿了鈔票的皮篋。

美妙的人生啊。

大家先去玩一下罷，夏洛不渴睡了。

到跳舞場去！

第一先得喝些東西。

可是這些流氓在他周圍轉來轉去幹麼？

他們已嗅到他的皮篋了。

這些傢伙並沒費多少時間就把鈔票偷去，他們自以為變了財主，另外開了一個特別房間去開懷暢飲。他們甚麼都歡迎。

夏洛，蹣手蹣足的走近，等一個賊旋轉頭去，他便對準了另一個賊的頭猛擊下去，把他打昏了。接着他把手伸在那打昏了的人的脇下，向他的同伴做手勢要求分贓。那賊，已經爛醉了，俯着頭數票子，夏洛抓起酒瓶照準了賊頭又是一下。

立刻，夏洛搶着皮篋，發令叫他的雙腿飛奔，狗跟着，多高興，尾巴直搖擺不停。

他們倆都有錢了，這晚上。

五分鐘以來有了這許多錢，怎麼使用？

最好還是去喝酒，可以助助思索。

夏洛走進另一家跳舞場。一個人有了錢，終是要進跳舞場的。

音樂，電光；酒精交錯着混成一片，如同晴朗的白晝。人們很長久地等待甚麼「希望」。種種的夢織成了許多風景。

早上或晚上五點鐘，酒排間裏脹飽了的烟直衝你喉嚨：就在星光下面打一個瞌睡。可是時間過得真快，一秒鐘也不能錯過。抽煙罷。路旁邊，人們遇着一個影子，不少影子。十字路口的小販手插在袋裏望。

口唇上，桌子旁，在這迷迷糊糊的跳舞場中，煙捲到處在燃燒。煩悶來了。有人唱，一個新明星唱一支淒涼的老調。夏洛旋過頭去。

他走開了。明星也隱滅。他再沒有戀愛的那勇氣與欲念。

白天來了。又是一天。

雙手插在袋裏，夏洛漫步走着。他是孤獨的，也許還是自由的。他不信任自己，提防自己的迷惑，自己的愛情。

冷峭的晨風，慢慢地吹着他前進。他想起長日，長夜，不覺嘆一聲氣。他怕時間。

這個早上，他覺得所有的街道都認識了，看見過同樣的雲，一切都單調。

他後面，鼻尖向着地，狗慢慢地走着。牠好似夏洛的影子。時間照常過去。這一天，已不是夏洛在生活，而是城市本身了。街道，房屋，全是聲響與動作，雲在天上打轉，一忽兒又飄浮到不知哪裏去了。

漸漸地，夏洛對於周圍的一切變成淡漠。他知道沒有一個人想起他，也沒有一個人把他當真。

他走了好久。

在華麗的地段，他停下，坐在一條街中的襪上，那裏的屋子全像裝點了花朵。

一輛巨大的，光輝四射的汽車，在一扇門前停下。車夫走遠了，他等得不耐煩，跑去喝東西。

夏洛對着汽車看得出神。忽然一個窮婦人走來開汽車門，把一個襪襪中的嬰孩，輕輕地放在車墊上，連奔帶跑的逃了。

她纔走，又來了幾個人，他們裝做若無其事的样子端相汽車。其中一個跳進車廂，開足馬力飛去，還有一個也同時上車，發現有一個嬰孩在坐墊上。汽車重新停下，駕駛人把嬰孩放在一個灰堆上。

夏洛走近去看。這棄兒盡力的哭喊。得安慰他纔是，夏洛想，他搖他。嬰孩不哭了。夏洛重新在灰堆上把他放下，轉身走了。

「喂！」

夏洛回首。原來是一個警察在喊他。

「你遺棄你的孩子，羞不羞？」

「不是我的啊。」

「不要多說，薄情的父親。」

夏洛抗議。警察生氣了，甚麼也不理會。

「好，夏洛說，他抱起嬰孩。」

「你看，他的確是你的孩子，警察固執着喊。」

夏洛可不服，但終得安置下這寶貝。

隨隨便便，他把他放在商店門前小兒車裏，母親正在店中買東西。

「她將看到一個孩子變了一對，那纔有趣呢！」

但婦人已經瞥見夏洛，她叫喊，咒罵，喊得把警察又喚回來了。

「還是你，他說：你願意把你的孩子抱去嗎？」

沒有辦法，夏洛抱起「他的」兒子。

現在得去找一個住處，還得去工作，爲兩個人工作。

夏洛找到了一些小職業。他做了玻璃匠，也做了家長。

孩子長大起來，會走了。他更長大，說話了。爲不使他在日中孤獨起見，夏洛攜着孩子一同去營生。

一年一年的過去。此刻孩子幫他忙了。他拾起石子擲人家的玻璃，窗子破了，他逃。幾分鐘之後，那玻璃匠「父親」在這條街上走過，人家叫他去配玻璃。生意一天一天的興旺起來。不幸，孩子病了。和小孩子一起，真不得安甯。他實在病得厲害。醫生決定送他進醫院。孩子無論如何也不願去，夏洛也不答應。醫院裏的看護不得不拉拉

扯扯的把孩子硬拖去。

終於告痊了。小孩子回家來。但是那職業已不行了。有一個警察窺破了玻璃匠及其小伙計的勾當。夏洛祇得把舖子收起。要住往宿店了。但夏洛的錢，不夠付兩個鋪位的代價。

偷偷摸摸兩個人變了一個人的混過了一夜。

明天，天氣很好，可以露宿了。小孩睡得很熟。

夏洛夢着：

「甚麼都撻了。街道充滿了喜氣，灰色的屋子也顯得在微笑；人們輕輕地走着沒有聲響。他們長着如天使般的翅膀。警察他們也有翅膀，其中有一個走近來拍他的頭」。

他醒來，他又睡了。

翌朝，夏洛睜眼一望，孩子失蹤了。他大大的出驚，到處尋。終于尋不到。他到警察署去，他們把失蹤的原委給他解釋了：

遺棄這孩子的母親有了錢，懺悔她過去的行爲，決心要找回孩子。她出了幾百鎊的賞格。畢竟被偵探們尋獲。

夏洛去了。

——修玻璃：配玻璃！……

他重新幹他的職業，走他的路，過他的生活。晚上，每個晚上，他去睡在「他的」空場上。

孩子吵着要他的「父親」，警察把夏洛領到孩子家裏。

夏洛很快樂，也很悲哀。他慢慢地爲孩子解釋，說這一切都很美麗，但是對於夏洛，却是一個夢。還是早早覺醒爲妙。

——再見，我的小乖……  
夏洛向他伸着手，動身了。  
——修玻璃，……配玻璃！……

## 第六章 回聲

在住了幾天或幾月的城中，人家便講起他。有人不安，有人笑。有的要驅逐浪人，有的只是看輕他就算了，大部分都覺得他是無傷無害而很可發笑的，有幾個人也愛他。一晚，夜色將臨的時候，夏洛坐在一家酒排間前面。不久，黑夜包圍着他，他消失了。在打開的窗子裏，透出幾句對話一直貫到夏洛的耳朵裏。

——他從哪裏來？

——不知道。沒有人能夠給我絲毫消息。人家問他，他只是做一個模糊的手勢，張着手臂，指東，指西。

——他是誰？

！一個浪人。

！一個賊。

！一個可憐蟲。

！一個混蛋。

！一個孩子。

！一個善於謀生的人。

！一個陰險之徒。

！一個神通廣大的巫術師。

！他同時是這些人物，而且還是別的人物。

！甚麼別的？

！一個好漢。

！一個瘋子。

——一個朋友。

——一個胆怯者。

——他叫甚麼名字？

——夏洛。

——夏利。

——卡利多。

——卡爾卿。

——他願望什麼？

——甚麼也不願望。

——生。

——愛。

——……還有？

「沒有。」

「生。」

「愛。」

夏洛微笑。他想回答這些問題；但他想滿足他自己的好奇心也是徒然。

人家現在辯論起來了。

「我有一天看見他。他對着雲講話，雲膨脹起來，形成巨大的宮殿，接着又變成巨大的臉相，拚命的笑。」

「我有一夜看見他，別一個人說，不，實在我認出他的影子在東倒西歪。他很可能是醉了。他一個人打拳。他永遠打勝。但他一發見我，就嚇逃了。」

「幾天以前，我看見他和孩子們在草地上玩，在教堂後面。孩童

都學他樣。他教他們行像他一樣行的禮，教他們拿棍子在空中旋轉，雙足分開着在腳尖上走路……我走去，他教孩子們微笑。

！我，第四個人說，我聽見他和一條狗談話。他對牠敘述他的旅行。他描寫碩大無朋的郵船，他背出世界上最大的商埠底名字。狗汪汪的叫，尾巴搖。

只聽見喞喞的聲音了。在燈的周圍，大家都俯着頭。一片靜寂。不安進入了他們的靈魂。他們一些也不明白夏洛，因為每個人看到的樣子都各各不同，但大家都在他的影子中，他們的影子中辨認出來。他們可憐他，却又怕他。他們怕夏洛好比他們怕真理一般。

這晚以後，夏洛覺得更孤獨了。在大衆與他之間，雲霧漸漸地濃厚起來。可以說字眼失掉了牠的形，牠的式，從此沒有一種言語可以表現一種諒解。

夏洛留神注意。男人，女人都在察看她。只有動物愛她了。

生命橫在他前面，好像一條河；他後面，是他的過去，像一條湖；極遠處，是他的未來，像海洋，像一種神祕。現在在兩條河岸中間流，青葱的或是荒確的，微笑的或是陰晦的。

哦，這是人類，這是城市，表面，雲彩，夏洛。

他夢。

他對着消滅在他腳下的巨浪的顏色冥想。他想起夜與靜。

有時他覺得世界廣大，有時他遇見了一條不認識的路而失望。

他夢。是他的側影在他眼前映過。他先是笑，因為這是大家所知道的，他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接着他的記憶又背出古老的往事，許多鬼臉，飢餓，失望，頹喪。他記起他的生命還只開始，他還得向着看不見的運命走去，回來，出發，教他老是在一個圓圈中繞來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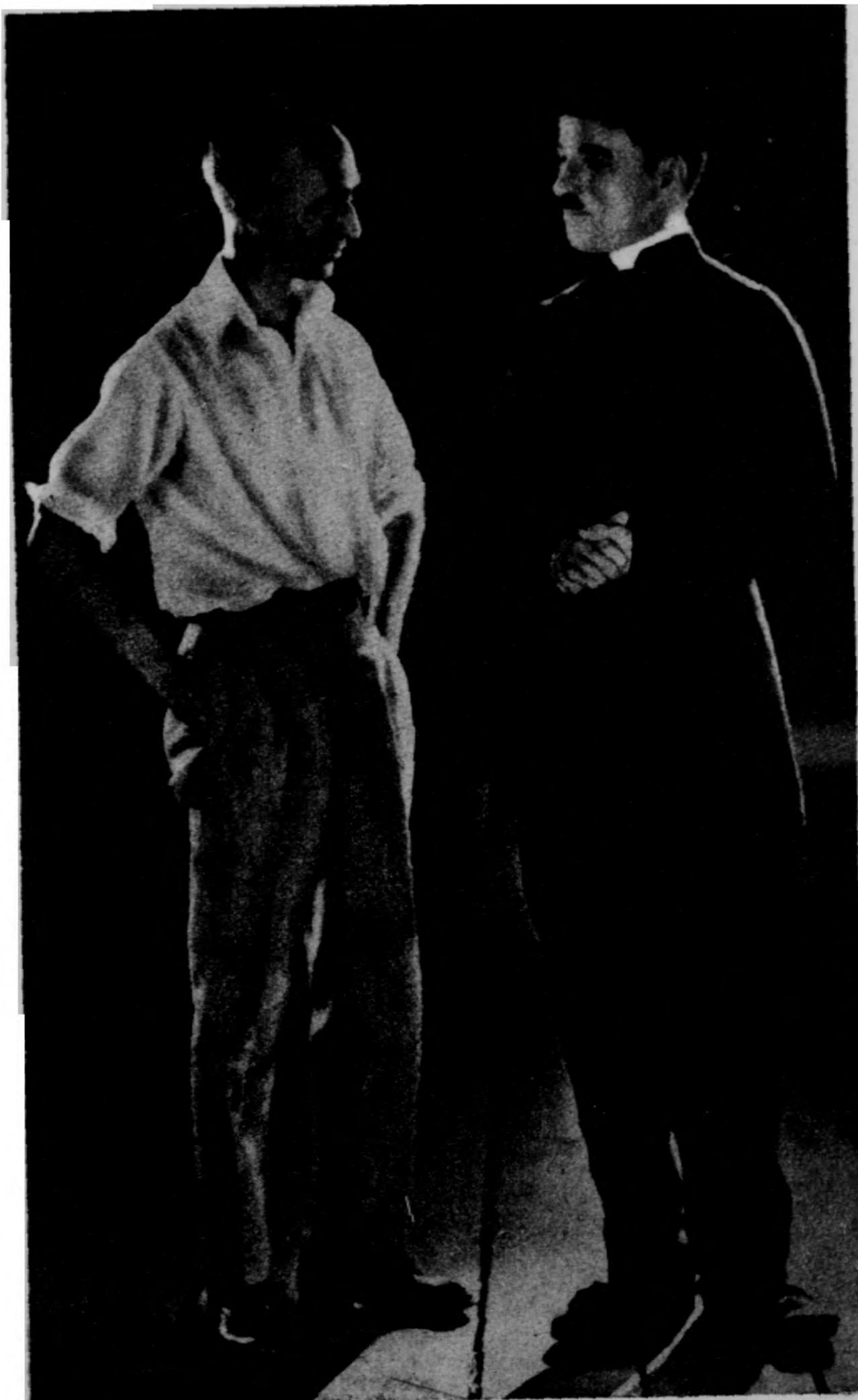
去，他覺得厭倦。他怕永遠不能變易，而老是繼續走那單調的路。他不怕微笑，既然顯得快樂是必要的，既然他的命運逼着他要成爲怪物，但是他對於這些重新開始的事物，膩夠了。

可是他仍舊走遠去，走，永遠走。

夏洛外傳



紐約。自由神的像。



一個牧師的影子。

## 第七章 世界最大的城

夏洛，一個晴明的早上，到一所小村莊，在山中很遠的地方。所有的居民都放棄了他們的屋子。他們把最貴重的東西放在一口袋裏，其餘的都賣掉。以後，他們走了，向着西方。

夏洛跟着他們。

一天又一天，他們走。末了到一個大城市。他們穿過市街，到口岸上停住。那邊有人指點他們埠頭。一隻大船，高得像屋子一樣，全新的，巍峨的，在等候乘客。那些移民很高興。「多麼美麗的船，」他們想。

滿着希望，他們走上船梯。大家都笑。有人指示他們較遠的地方

，橫渡大西洋郵船裏陰暗的一角。

有人來招待了。一個船員指點他們位置，接着把他們關起。一會兒大家都昏悶。幾點鐘過了，移民的希望減少了些。

船似乎騷動起來。聽見鈴聲，警笛聲，末了是嗚嗚的一聲汽笛。

船動了。

啓旋了。

終於有人把艙門打開。

移民們可以最後一次看一看他們生長的大陸。

歐羅巴漸漸遠去。

女人們哭起來。

「其實甚麼都沒有，」夏洛想。

他，他去參觀全船。他去看底艙，廚房，機器。他望海。他釣魚

。一陣鈴聲，大家從沒聽見過，但全知道是叫他們聚餐。肚子都餓了。門前擁擠擠一大堆。湯很不好，而且再是叮囑也是無用的。

夏洛，喫完飯，去甲板上散步。有的人在擲骰子。其餘比較正經的人在鬪紙牌。

好奇地，夏洛走近去。一忽兒，胆大起來，也拿少許錢去試博。他贏了。同玩的人顯得不大高興。人家斜着眼監視他。但夏洛不作聲。

此刻他面前堆着許多鈔票。別人一些零錢也沒有了。他們走了，憤憤地。

高高興興的，夏洛在甲板上散步。他望着旅伴。許多人覺得時間慢，他們有永遠不會到達的印象。

一個可憐的老婦躺在地板上睡着。她很老了。不時，一個少女來

望她。她看見她睡熟，恐怕驚醒她，提着脚尖走了。夏洛學她樣，跟她走。她很美，這少女。夏洛向她微笑，少女微微地驚詫，不安，回答了他的微笑。

可是瞧那些賭鬼，發瘋般走來走去。他們忘不了輸的錢。看到夏洛，他們咬緊牙齒。夏洛，坐在一隅，望他們。他想着他的勝利在得意。黃昏的時候，他看到他們竄東竄西。在暗處，夏洛直望着他們。突然，他看見他們摸老婦的衣袋，找到了她的錢就拿。

——捉賊，夏洛喊。

沒有人聽見。太晚了。賭鬼們，賊，在船上各處找夏洛。他們還要賭，以便『翻身』。

夏洛接受了。他賭，他贏了。

一個賭鬼，大傢伙，那個偷老婦銀錢的，大大的發怒。他把一切

都搞壞了，紙牌丟在海裏。

夏洛，袋裏脹飽了鈔票，看他做。他老老實實的覺得開心。

但他聽見哭聲。他走近去，在月光下面，他看見老婦在哭。她發見在睡覺的時候，人家偷了她的錢。少女也哭。她想安慰她的老母，但是徒然。

夏洛走近去，裝着淡漠的神氣，把他贏得的鈔票，偷偷地放了幾張在老婦的袋裏。他又想了想。他要至少給她一半。於是他從新拿起鈔票數。他分成兩份。一半留着，一半塞在老婦的袋裏。

但這時候，有人撲向他。船長看見他在老婦的袋裏摸。人家當他是賊。

少女解釋了他的行爲：「並非他偷的。」

她又把那宗禮物送還夏洛。夏洛尊嚴地拒絕了。她堅執。夏洛仍

是拒絕。於是她謝他，並且深深地微笑。

鈴響了。這是晚餐。有幾個人不去吃飯。風開始呼嘯，海裏滿是浪。船一面走，一面顛。大家的心都在盪來盪去。

小船此刻被風浪猛力地震撼。移民們沒有水手的腳力，一個一個離開了餐桌，病了。他們可怕地打呃，他們喊起死來。

在最後幾個人中，夏洛離開餐桌。病人的榜樣會傳染的。

長久的受苦之後，海上重復平靜，大家的心也從新安定了。

不久看見海岸。

紐約。自由神的像。爬天的大屋……

紐約。金洋，財富……

移民們微笑。陽光正射在大屋子的論千論萬的玻璃窗上。大家站在艙面上，張開着嘴，看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自由神像的影子投射到船上。移民們背着包裹，繩子連着，擁擠擠，不耐煩地等着把腳落到地上去。

到岸的時候，有人來查驗他們，問他們，考察他們，彷彿他們是賊或罪犯。

夏洛很願意跟隨少女和她的母親，但她們比他先受查驗，眼看她們遠了，在城市中消滅了，永遠消滅了，也許。

最初的驚奇過去了，錢差不多用完了，夏洛找工作。人家不要他。他太小，或太蠢，或太弱。

錢慢慢地流去，比人家所想的更快。畢竟有一天他會富有……無疑的，就是明天。但是，今天袋裏沒有一塊金洋，但他永遠希望着。

飢餓，老是牠（牠在世界上到處都一樣的。）開始使他受苦。他找一片麵包，隨便什麼。本來，紐約的飯店那麼多。一個晚上，牠們

中間一個引起他注意了。這是小得甚麼也沒有的飯店，不奢華，但很舒服，吃得很好。氣眼裏透出一陣陣的煙，夾着肉香和蕃薯的味道。夏洛去繞了一個圈子。隨後他又回過來，隔着玻璃窗張望。顧客們盡量的喫着。啊！有福氣的人！一個念頭。只要進去，喫，以後再說。第一先要喫。他推門。

這個飯店裏的人真是和氣。忽然，噓——的一聲，伙計們都彎着手臂往一個顧客身上送。一個頂兇的，大個子，像醉鬼一樣的打那可憐的傢伙。夏洛問：『他做了甚麼啊？』店主回答道：『這個人喫了東西，沒有錢付賬。今天已經是第二個了。一不過二，二不過三。但是第三個一定不會讓他活着出去的了！』

很有禮貌地，夏洛謝謝他告訴他這故事，行過禮，走了。

何等美麗的城市，紐約！

夏洛夜裏走着。他在街上跑，看看房子。但是街上，屋上，甚麼也沒有可吃的。

紐約。世界上最大的城，大，大得人家逃不了。

不由自主地夏洛拖着脚步走回來，他從新走過那小飯店。他坐在門口，因為他覺得累了。一輛街車停下，坐車的人在付錢的時候，落下一枚錢幣，毫無聲響地滾到階石下面。夏洛的眼睛一直沒有離開。街車開走，那個人進到一所屋子裏，只剩下那枚錢。躡着脚步，夏洛走近去抓起來，仔仔細細看了一回，突然一跳便進了飯店。他叫一客飯，正是那大個子來招呼他。

他看那矮小的食堂，擺滿着桌子，上面鋪着一塊紅一塊白的桌布。顧客們，忽忽忙忙的，喫得快極了。人家給他端來一塊小麵包，小碗豆，一小塊肉，一小杯牛奶咖啡。夏洛慢慢地吃。不時他摸一下袋

裏的那枚錢。忽然，喔！可怕，牠不見了。他趕快的掏：袋底有一個洞。

他望地下，牠在那裏發光。他俯下頭去，可是那大個子粗暴地授給他賬單。「一分鐘，對不起，我還沒吃完。」大個子伙計一腳踏住了錢，使他沒有法子拾。

終於伙計走了，但是一個鄰近的座客搶着先拾了那枚金洋，高高興興地授給伙計算賬。但那伙計不放心地把那金洋咬了一下，這是鉛的。

「真運氣，夏洛想，不然我該倒霉了！」

此刻怎麼付錢呢？夏洛已經在撫摩着不久就要吃那厲害的拳頭的肋骨。他望望門口。假使他能夠不被人看見跨出門檻。他輕輕地站起。可是剛走了兩步，大個子便搶前把賬單塞在他懷裏。

還好，一個少女走進來，一個他立刻認識的少女，和他同船的。於是，恭恭敬敬地請她到他桌子前來坐下。威嚴地他又叫了一客飯請他的同伴。

她一面吃，一面訴說她的不幸的遭遇。老母死了，她沒有一個大。誰也不肯給她工作。她不認識一個人。紐約是這般大。

她進到飯店裏來，想要求飯店裏收她做侍女，是這樣地碰見了夏洛。她的同伴和氣地望着她。他望着她的微笑，頭髮，手，忘記了等一會將要臨到的苦難。大個子在他們旁邊打轉。他把兩張賬單一起端上，那個手勢分明是說：『喂，你們來得夠久了，也可以把位置讓給別的客人了。』

『讓我們清靜些罷，夏洛想，：難道人們不能在紐約快樂麼？』  
爲不讓大個子多嘮叨，他又叫了第三客飯。既然始終免不了那一

場，還是儘量的喫了再說。人家也不見得爲了三客飯比一客飯打得更凶的。

離他們不遠，坐下一位胖先生，長滿着鬍子，露着笑容。他很討人歡喜，只是有些過分親狎。他不停地看夏洛和他的同伴。

他向他們微笑。

夏洛也回敬他一個微笑。於是胖先生走近來搭訕了。

——好天氣！

他輪流地望他們。這胖子幹甚麼啊？

不會厭倦的大個子又送賬單來了。愈來愈可愛的胖先生客氣着要代付。但是。很尊嚴地，夏洛謝絕了。那先生也不再客氣。好不幸啊，夏洛想。他太有規矩了！

大個子把我還胖先生的零錢拿來，又把賬單遞給夏洛。他裝做沒

有看見；趁大個子旋轉背去的時候，把他的賬單偷偷地放在胖先生留下大數小賬的盆子裏，接着喊伙計；

「留着那錢罷，他說。」

夏洛嘆一口氣。他逃過了，好險！

「喂，鄰客說，我是畫家。我找不到某幅畫的模特兒。你們願意不願意來當這個差使？我給你們每人兩塊金洋一天。行嗎？」

夏洛，永遠很尊嚴的樣子，躊躇了一下。他答道：

「行。」

「好啊！畫家喊道。瞧，這是我的住址。」

夏洛和他的朋友行過禮，走了。

「明天見。」

這差不多是交了財運。

夏洛領着他的朋友。啊！紐約！好美麗的城！外面正下着大雨。他們將到哪裏去呢？

胖先生，那畫家，從飯店裏出來。夏洛，靈機一動，衝上去就說

——你可以讓我們稍稍預支一些錢嗎？

——很樂意。

他授給他們一張十塊錢的鈔票。

夏洛攙着他的女朋友的手臂，在雨點下跑，找旅店去。

忽然他看見結婚註冊處。他們倆一齊奔進去。兩個人的時候，

事情又不同了。

雖然下雨，刮風，孤獨，空中却有歌聲在回傳。

紐約。

「以後，夏洛想使他同伴完全定心，所以說，應該積蓄一些。」

傳外洛夏

## 第八章 紐約

夏洛總是最弱。一天，他孤獨了。人家離開了他！於是他開始覬覦四周。第一是高大的警察。他是認識他的。他在各個十字街頭，在世界上各個城市裏都看見他。

夏洛走出他住的那一區。他隱沒在他初到時看見的高屋子的影子中，大房子下面擁着一大堆急急忙忙的羣衆把他擠，把他窒塞。

他跟隨他們。走得很快，愈走愈快。一長串汽車望着同一方向狂奔，停下，嗚嗚的大叫。慢慢地夏洛大胆起來：他望他的周圍。頭昏目眩。

雖然有些昏迷，他仍舊繼續走他的路。黃昏降臨了，一切都發光

。多少的字句紅得像火焰一般，巨大的字母在黑夜裏飛來飛去。羣衆愈走愈快：他們發喘了。一陣強烈的味道，橡皮，灰塵，紙張，汽油，合成一片雲霧。

夏洛想喊救命。但是他身旁的人領他到光亮中去。

充滿着火焰聲音氣味與動作的時間在漩渦中流逝。

低着頭，夏洛回到他的已被黑夜包圍了的市區。他從新看見，好似在夢中一樣，大道與小街像光亮的湖般在流，在閃耀着幾千萬的小眼睛的高屋下面。他覺得他沒有隸屬於這個城，他站在羣衆以外。也許他會給城市吞下，沉沒，迷失，迷失。

他等待一個記號，但他很知道沒有人會舉手。這個國裏，人家把牆頭愈造愈高，也沒有時間望別處，沒有一個人有一些閒空。

爲夏洛忘記牠的過去與現在而一下子發見的宇宙，他也並非不知

道可以把牠和其餘的世界相比——那些縮小的圖像。

爲避免碰壁起見，他應當變成如其餘的人一樣：大海裏的一滴水。他想起一切嘲弄他的人，還有那些回頭看着他發笑——因爲他和他們不同——的人。他並沒什麼夢想。他永不能像他們。他老是愛閒蕩，去，張望，聽，笑，無論是什麼時候，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他願意。

「紐約，他再三的說，紐約」在他心裏，有人回答他：「夏洛，夏洛」

他睡去了。

太陽已經起來了好久，當他醒來的時候。他的鄰人都上工去了。他們各有所事，夏洛却躺在牀上，想別的事情。他羨慕在機器或辦公桌前面勞作的人。他覺得自己比那些爲了一些小的野心而活動，但的確在活動的人似乎更低下。可是他無論如何不能克制自己去站在他們

的行列內。他相信他們是對的，但他覺得自己去學他們是錯的。

他沉浸在這種戰敗者的夢中，使他明白他並沒這個城裏的居民的身份。有時他覺得太大了，有時太小。要保持一種身份的不可能，和必得迷失在羣衆之間的思念令他苦悶。

從南到北滿城裏亂跑的快感又抓住了他。他無論如何要活動，工作，計算，提議，但是回憶控制了他。他忘不掉小城中的鐘聲相應，雞犬相聞，太陽照在每扇窗上，兒童們微笑着。

在紐約是分辨不出任何聲響的，側耳一聽，祇是象一般的吼聲。夏洛走出他的第十七層的小房間，他找一株樹。他找不到，於是他想起森林，想起被雨水壓低，閃耀着水光的樹葉。

他尋找……紐約，光的森林，電車在中間啾啾，多得像螞蟻般的汽車來來去去，不休息，也不停止。只有走，夏洛想，但他很知道

他是被世界最大的城底巨大的，有吸力的心在牽引，挽留，同時又在推拒。他不明白牠的力，他覺到牠的又溫柔又可怕的力在跳動，像海一樣有力，像潮的絮語般溫和。他爲了紐約痛苦，因爲他又是愛牠，又是恨牠，彷彿一切參加這日夜不息的大戲劇的人一樣。

在他路上遇見的每個人的眼中，夏洛觀察到同樣的悲愴，同樣的狂熱。他不像他們中間的任何人，然而他知道這是弟兄們。

有一天他會逃走的，可是他永遠不能忘記這城，因爲應該追念偉大，力量，醜惡，還有殘暴。

夏 洛 外 傳

## 第九章 戰爭

像美國所有的人一樣，夏洛應當去投軍。而且一切稍微愛他的人，他愛的人，都死了。他和同伴們一齊起程。

他到了戰場。無數的營帳。一個可怕的副官，胖胖的，高大非凡，老是在發怒。他們先學走路。夏洛很得意，十二分的得意，但那副官覺得他的腳擺得太往外斜了。

——擺進去！

——是，夏洛答道，我把牠們擺進去。

但他過分要好了，他提着脚尖走。

——擺出來！

「是，夏洛說，於是他自然地走着，照他本來的樣子，脚尖斜在外面。夏洛走得好些了，副官也不再說甚麼，夏洛微笑。」

可是他覺得奇怪不再被胖子斥罵，他回頭，一個人也沒有了。他沒聽見『小轉灣』的口令。趕緊跑去追上隊伍，還好沒有人看見。操練完畢了。

「呢——呵，夏洛嘆一口氣。」

他倒在床上，摘下他的大帽子，想着戰場上的生活，一條狗樣的生活。他幻想前線。噢，就是壕溝與地道了。這麼多的爛泥！大雨像瀑布般倒下來。

總得去。

夏洛有了鍋底式的小鋼帽，鎗，還有一只大袋，像所有的袋一樣，真是重得要命，而且是越來越重。他尋路。

路旁一塊牌子指示着往百老匯路去的方向。

真是尋開心！同伴們在向他做手勢。指點他睡覺的床位。

他低着頭追去，但他忘記了背着的長鎗，梗住了阻止他不得前進

同伴都睡了。

他也倒在床上，睡熟了。

外面下着大雨。壕溝裏全積了水。洪水來了。水流進他們的地室，很快地漲高。睡着的人疲倦得甚麼也不覺得。

水完完全全淹沒了酣睡的夏洛。他醒來。但他渴睡得厲害，爲免得水淹沒了鼻孔，他搶一個留聲機上的喇叭套在臉上。重新睡下，又睡熟了。

有人推醒他，輪到他守望了。

他來來去去的蹣跚，閃透。戰爭全不像人家所說的那樣可怕，祇是走和等。

夏洛煩悶。他掏出一支煙，但他沒有火柴，究竟不能驚醒同伴去問他們要火。幸而有不少流彈一刻不停地在壕溝上面飛過，稍稍用一些機巧，他就教流彈在紙煙頭上燃着了。

可是夏洛真悶得慌！

他從壕溝的洞裏望出去。他看見敵人就在他前面。他放一鎗。死了一個。用一塊鉛粉他在木板上劃一下記起來。二個……三個……四個……不，不打這個，他還鎗了……這一次確確實實打死了。五個……六個……但是雨啊。應該停止射擊去避一避雨。終於信來了。好運氣！分發信件。連小小的郵片都沒有夏洛的份。沒有運氣！人家忘掉我了，夏洛想。

那邊有一個傢伙露着很快樂的神氣。他正在讀一封長信。夏路瞥了一眼。真有趣，這封信。稍稍用一些想像，夏洛可以相信這封信是寫給他的。信裏講起鄉間，講起快要生小牛的母牛，講起爬上屋簷的花，也說到剛死的鐵匠。可憐的人。

但同伴覺察了夏洛在偷看。夏洛微笑。同伴却全不以爲這是好玩的，走開了！

啊！戰爭。

還在下雨。

可以做些甚麼事呢？只有無聊。一個軍官來了，徵求義勇隊。終於要幹些甚麼事情了。但是願意接受這個差使的人太多了。

——很危險的，軍官說。

大家都反悔了。

於是不得不用拈圖的方法挑選，夏洛被挑中了。他微微有些煩惱。志願的，可並不是他的志願。人家對他講明白了怎樣幹。

他懂了。

他化裝一株樹，在拂曉時候，到了敵軍的陣地。他察看風景。一切很靜寂。他等了好幾點鐘，終於有一個小隊出現了。敵軍慢慢地走近。他們在他們當做一棵樹的不遠的地方安頓下來。他們準備煮飯。一個人，拿着一把斧，被派去尋木柴。他前後左右一望，看中了「夏洛樹」。

他毫不遲疑，脫下上衣，預備砍那樹幹。夏洛退了幾步。敵人奇怪起來。他再走近去，夏洛又退了幾步。這一次，他看出有些靠不住的事情來了。他想喊救命，但夏洛馬上猛力的砍了他一下。

那個人喊了一聲倒下去了。他的同伴們來救護他，並各處尋找敵

人，只是徒然。

但夏洛想還是逃走爲妙。雖然他化裝得如何像真，他們終於要看出破綻的。

發瘋般地敵人們拔腳就追那樹。

他們快要追上了，因爲夏洛被他的裝飾阻礙着，不得跑快。幸而，他逃入了一個森林，站着不動。沒有法子找出他。夏洛是幾千株樹中的一株樹。他不動，也不喘氣。

敵人們尋着，尋着。他們在他面前走過而認不出他。他們走得這樣近，近得給夏洛一個一個的砍死。

他安安寧寧卸下服裝，走到一個他望見的村子的場上。這裏他可以從和敵人作對的居民那裏探聽些消息。

他走進一所屋子，上樓梯，踏進一個房間。一張床。他剛看到一

張床！他舒舒服服的睡下了。他幾世紀以來沒有睡過床。他閉上眼睛睡熟，毫不想起他臨到的危險，因為房間裏的牆給砲彈毀去了，大家可以在外面望見他。敵軍將很快地認出他的軍服。

他睡着，也許在做夢；因為睜開眼睛，他看見一個女人在他前面，坐在床腳下。一個女人，一個金髮的……他觸着他的手，因為他砍敵人的時候把自己弄傷了。她覺察到他已經睡醒，把手放下了。夏洛裝着再睡。她明白這意思，笑了。於是他完完全全醒過來了。他微笑。

這真是太美了。敵人們已經瞧見了他。要逃啊。不可能。一架機關鎗對準着，夏洛被押走了。

他被解到一個軍官前面審問。軍官接待他而且為表示歡迎起見，先送了他好幾記耳光，好幾只火腿。『美妙的東道主，』夏洛想。

人家讓他 and 軍官一個人留着。他計上心來，把軍官先行打倒，剝下衣服，推進壁櫥去。急急忙忙，他穿起他的衣服。一下子夏洛變了軍官。他出去發令。他要避免開口，誰向他說話，就賞誰幾下巴掌。

『大佐在發脾氣，兵士們低着頭想。』

夏洛正在尋找一輛汽車。

『一個俘虜！』

這是他的同伴。快樂得了不得，他走過去擁抱他，但一想這個不妥當，就不去握他的手而送了他一大腳。

俘虜心裏明白，兵士們却佩服他們大佐的勇敢。

來了一輛汽車，停在屋子前面。全體兵士都舉鎗致敬，他們似乎很胆怯。

夏洛認出是敵軍的總司令。該死。

可是當那許多將軍前呼後擁圍護着的總司令，在檢閱軍隊的時候，夏洛放了他的同伴，打倒了汽車夫，兩個人穿着汽車夫的服裝坐在車廂裏。

總司令和將軍們很忙，跳上汽車。

他發了一個命令。汽車發動了，每小時一百公里的速度。

——還要快。

已經超前線了。

——向前。還要快。

開足馬力穿過了敵軍陣線，正好到了夏洛那一個部隊的防地。

總司令做俘虜了。

夏洛給大家扛着祝賀凱旋。但是突然人家把他丟在地下。他醒了



副官喊道：

——站起，懶蟲，上操去。

夏洛趕走了他的美夢。開步——走，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海外洛夏

## 第十章 鏡

夏洛從此認識了他的命運。

孤獨是一個忠實的伙伴。應該要和牠相熟。時間走得快或慢，都是因日子及鐘點而不同。孤零零地，一個人。沒有甚麼抱憾。

人們，一般人所稱爲同類及弟兄的人們老是很強，他們自己也知道，就濫用他們的強力。他們尋找弱者以便統治，使他們順從。他們愛傻子，可以給他們取笑。夏洛正是弱而傻。只有低頭。一種願望，一種強烈的愛情掀動夏洛，催促他，逼迫他逃遁這羈絆。他愛自由。

他甯願孤獨而自由。

他望繞着他身子轉的影子。牠逃不掉。牠在騷亂。牠是他的痛苦

中的靈魂。

他去了，這個在光亮中浮動的啞子陪着他。他不找甚麼，但他儘是走，向着冒險的方面，準備接受一種新的生活，充滿着愛情，光榮，金錢，着他的時間而定。他很明白要保留這些，必得付很高的代價。但他還可以，如果他願意，放棄一切，重新走他的大路，在那裏沒有人難爲他。

他已經認識這許多東西，他並不失望，因爲他永遠希望；但當生命向他提議一種新的冒險時，他已經猜到這個冒險不過是一段枝節的故事，不論那一天，他還是要拒絕牠而逃避。還是。已經。

夏洛先決定只做一個浪人，以後他懂得做浪人很應該自誇了。

他向他周圍的一切請教，流水，行雲，風，光。大家都勸他不要留着不動；於是有人或事物請他停留的時候，他總不聽。

從此他相信世界爲他而轉動，把他牽引到他的途程中去。他再沒有國家，出身，回憶。他是宇宙的居民。

然而，當整個世界似乎睡熟的時候，慢慢地，夏洛醒了。一滴月光使迷失在城中的一條小湖發亮。他俯近亮光，他看見他的影象反映出來。

他的目光，他的線條，他的影子在這面鏡子中顫抖。夏洛不由自主的想起他自己。

也許有一天他會知道他誕生的祕密和他生命的意義。他還想認識他的運命。他俯近這反映的形象，但他只看見睜開的眼睛望着，向自己望着。夏洛不詢問自己。他起來走開了。他在黑夜中消失，接着在夢寐中消失。

誰生活着？

答語就在他的唇邊。他不願說謊，夏洛，你是誰？

他是一個過路的人。我是一個過路的人。是隨便什麼地方不能停留，認世界爲也許不夠大的那個人。

地，天，世界，宇宙，都是對於夏洛不存在的名詞。他祇認識路，雨，城市……

永遠有一個影子走在他前面，牠包含了一切的「不相識」。是向着牠夏洛在走。他把「不相識」與「無窮」弄混了，因爲懷疑主義不是他所擅長的。他是永遠在希望而永遠是失望的人。他記起來了。

鎮靜地，夏洛前進。他有他的整個的生命在他前面。有時候生命對於他顯得太短促，有時顯得太長久。他不曉得度量，因爲日子是有時很艱難的。

夏洛不悲哀，不覺悟，也不煩惱。他老是猜到他在人家眼裏和在

他自己眼裏是什麼人物而痛苦的人。煩惱是不用害怕的。他判斷。人只在受着鞭擊的時候才覺得痛，但沒有受着之前是不痛的。

最簡單的，但這也是暫時的面實在是不行的辦法，是變成淡漠。至少應得要有淡漠的神氣。微笑。動作。用手杖在空中旋轉。若無其事的樣子。夏洛是謙虛的。這是他最可靠的武器。但是他驕傲。他不歡喜人家踏着他的腳。可是這是很容易的事情。他有一雙很大的腳，他感覺又靈敏，他又可笑。算了。

他不懂得和過去爭鬥。他以爲是看見了牠，是一朵雲，但壓在他的肩上却很重。他要排脫牠，他努力搖撼牠，離開牠，但這朵雲會逃避，等到他要去抓的時候。這祇是流逝的水。他相信已經解脫了，抓握不住的雲壓在他的背上更重了。他徒然爭鬪，但也不能退讓到停止這爭鬥。於是他走，給一個天天加重的擔荷追逐着。有時候，很遠

，他以為看見一滴陽光在動，像一個小小的火焰。是向着牠牠想走去，但牠也避遠了。他叫牠做「未來」。

同樣的冒險重行開始。平凡。日子一天接一天的流過，留下一點磷火般的痕跡，單調的痕跡，煩悶的痕跡。有時，夏洛很樂觀，想像着一切將要改變了，祇要一些小小的靈蹟。不久以後，他發見錯誤了。甚麼也不變，或至多只是外表的改動。是牠們——外表——使得人有一些希望，如果人以為有什麼更變的話。然而當你的希望漸漸尖化的時候，用了瘋狂而輕佻的快樂所鼓足的美麗的球爆裂了，只剩下一副可憐的空囊，醜得像一口痰。平凡。永遠平凡。

這樣地夏洛在走路。風景，人，動物不完全一樣了，但是他們這樣的相像，令人看見他們的動作就感到失望。他們的姿勢在世界整個的面上重複地演着，他們搖動他們的手，腿，跟着工作，休息，吃

飯，睡眠的單調的節奏。

真是，夏洛的心中再沒有樂觀的成分了。一種並無惡意的苦味，像油漬那般的澀膩，慢慢地浸透了他的心。

夏洛有一天回過來走。他重新到他流浪的少年時代所墾發的地方。許多東西似乎改變了，尤其是男人和女人。第一次，夏洛發見人與物換了一副樣子，因為他把他們和他自己以往所認識的他們相比，但這是他的眼睛不是用同樣方式來看的緣故。

夏洛外傳

## 第十一章 非時間，亦非空間……

夏洛下獄了。真是一切都和他作對。從凶狠的柵欄中望出來，夏洛看見他失去了一切；一切，就是自由。

他心底藏著回憶。他想起將要在這樊籠中消磨的歲月，他捏緊拳頭。無論如何，他要逃。

他竟逃了。

然而困難來了。人家會重新捉到他，一定的，如果運氣不幫他忙。穿着這套衣服——像斑馬的外衣——立刻會被人辨認出來。

他匍匐而行，一直到一條河邊，現在運氣來了。堤岸上放着一個洗澡的人的衣服。

他一秒鐘也不錯過，把牠拿了穿扮起來。他到河邊去照自己，水面上映出一個牧師的影子。

牧師！一件他還從沒幹過的職業。可是他只要裝出一副虔敬的神氣，時時仰起頭望望天就夠。

在這種裝束之下，人家再也認不出他。但究竟還以離開這個地方爲妙。他留在那邊的壞成績也不少了。

他匆匆忙忙走向距離最近的一個車站。買票的時候，他不曉得揀那一個方向。到那裏就那裏罷，既然他已經靠了偶然的幫忙。

他閉着眼把手指隨便向車站表上一點。手指落在「新新」城上，那裏剛造好一個世界上最大的監獄。啊！不。什麼地方都好。除了這個。監獄，他已經認識。他閉着眼再來一下，指着了「小城」去，往「小城」去。

火車到了。在車廂裏，夏洛嘆了一口心滿意足的氣。車輪的每一轉使他離開這該咒的地方更進一步，每一轉代表一些更大的自由。

他去坐在一個很威嚴的先生旁邊，那先生在閱報，夏洛可以順便借借光。他聳過頭去就嚇了一跳，他看見在第一張上印着他穿着囚衣的肖像。人家懸賞捉拿他。這位置真不好。他立起身來。但同時，他的鄰人定着眼在望他，夏洛看見他的背心上佩帶着偵探的襟章。只好硬硬頭皮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

旅行竟沒有預想那般的舒服。夏洛急着要快些到。下一站就下車罷。

車子沒有完全停妥，夏洛已經跳了下去。他剛剛呼了一口氣，一個又胖又大，穿黑衣服的人迎上來向他行禮。夏洛，稍稍不安地，回敬了。那個人申述來意；這是教堂裏的香伙，特地前來迎候今天應該

到任的新牧師。

夏洛沒有話說。這個角色還得一直扮演到底。但是那一個真正的牧師，就要到來。

人家送來一個電報，是給香伙的。可是他沒有眼鏡是讀不了的。恭恭敬敬地，他就請可尊敬的牧師先生替他念一念電報。

夏洛讀完，樂不可支。

這是新任牧師的電報，說他有事要暫緩到任。

夏洛把電報讀做：「你等待的包裹；還要過幾天到。」香伙莫名其妙。但他重重的謝了可尊敬的牧師。牧師，乖巧地，把電報撕了。

香伙告訴牧師這裏的教徒們熱心得不耐煩，都聚集在教堂裏恭候他的大駕。

上路。

整個村子的人都集合着要拜識他。他進入教堂，大家站起。隨後唱讚美詩。香伙同他的小沙彌倒很有念頭。他們開始募化，夏洛仔細留神着。沒有人敢拒絕。夏洛很高興。

此刻全體都靜默了。香伙和小沙彌去坐着，交叉着手，誠心誠意地。夏洛學他們樣。『好古怪的職業，』夏洛想。香伙咳嗽，夏洛也學着咳嗽。香伙向他做手勢，夏洛也回報他手勢。他站起身來，夏洛也站起。

——你可以佈道了，香伙和他說，授給他一本聖經。

這，夏洛倒沒有想起。他向他們講些甚麼呢？很窘，夏洛望着香伙揭開着的聖經。

大衛與哥里阿德。好，就講大衛與哥里阿德罷。

『從前有一次，夏洛開始說，有兩隊人打來打去糾纏不清。於是

他們決定要爽爽快打個分明。可是這却使兩方面都爲難，他們想我一個取巧的方法。

「有一天，一個兇狠的大漢子，向梭爾一派去挑戰，辱罵他們。『沒有膽量的小鬼，來一個和我較一較手，我們就饒恕了你們』。

「大漢子這樣地咒罵了四十天，梭爾一派中沒有一個人敢向前請他吃一個耳刮子。但是梭爾一派中有一個小人兒，叫做大衛，他覺得那大漢子未免過分了。

「他使我的耳朵熱起來了，這樣伙。」

「他拿起皮製的彈弓，等大漢走近來，一顆大石子打在他的鼻子上。」

「大漢，叫做哥里阿德，一下子就給彈了開去。小大衛割下他的頭。你們要講他回來後的……」

雖然覺得奇怪，信徒們對於這個故事究竟很感興味，一致表示滿意。

「行了，夏洛想」

他回過來向大家行禮，丟吻，好像他看見人家對什麼明星們做的那樣子。

這很美，成功了。但一筆豐富的收入却更妙。夏洛，做着最自然的神氣，揀了竹筒，走了。

香伙跟在他後面跑。募來的錢不是爲可尊敬的牧師的，而是爲教堂的。夏洛失望了。

信徒們走來和他握手。夏洛很和氣，可是這些人並不見得怎樣可愛。……他判斷得太快了。不是來了一個金髮少女，由她的母親陪着嗎？她微笑，夏洛擠一下眼睛。

母親請問可尊敬的牧師願意不願意賞光到她家裏去喝一杯茶。

「哼，說得好聽，」夏洛想。他答應了。

由少女和她的母親陪着，夏洛穿過小城。大家全向他們行禮。夏洛挺一挺身子。走過酒排間的前面，兩個女人眼睛低下來。夏洛却恨不得去轉一轉。

他的脚步突然急促起來，帽子也拉得很低。他剛認出了一個他牢獄裏的同伴。但這位朋友並沒給夏洛這手法瞞過；他認出了夏洛，和他打招呼。夏洛記起了他們在監裏的談話。這傢伙的生活，是偷竊。他偷，像他呼吸一般平常。夏洛悲戚地想又要遇到甚麼倒霉的事，唯恐立刻要發生甚麼變故。在這種情形之內，人家會把他們倆一起抓去。賊遠遠地跟着他們。幸而他們到了少女的家，夏洛希望他至少不會有胆量跟進來。

已經在預備茶了。使可尊敬的牧師先生不致厭煩起見，人家給他看藏有全個家庭的照片的冊子：祖母，一個高貴的太太，她愛花草，尤其是玫瑰，她織得一手好襪子，一個女神……姓叔叔，一個又好又勇敢的人，天國裏的獵人，瞧，他的鎗還掛在火爐架子上面……小雅各，可憐的孩子，在十四歲上發了一個凶險的寒熱死了，他是那樣地勤謹，用功，老是很乖，很聽話，一個溫和的小天使……還有愛米姑母……伊達姨母……夏洛把照相冊一頁頁更快地翻過去：「哀弟斯嫂嫂，于梨耶表姊，耶納娘舅，傑姆堂兄……」

有人按門鈴。

這是好鄰人，西特男好醫生，來做他每天訪問的功課，他的可愛的夫人和活寶貝似的小孩一起跟來了。

八家講這個，講那個。把城中重要的事情都告訴了牧師。東家生

了一個小克拉克，西家的少女和南家的少男訂婚。高萊伯伯把屋子重新油漆了。

——不是很好玩嗎，這小寶貝？

於是人家把小寶貝送上來向牧師先生請安。這小孩，把他抱在膝上真好。他玩起來了，抓夏洛的頭髮，小手小腳在他身上亂打亂蹴。一個愛神。但牧師還是勸他去看他的好爸爸。不幸好爸爸嘗夠了小拳頭，把孩子又送給牧師先生。又是一頓小拳頭。

——去，看你媽媽去，我的可愛神。

可愛神走向媽媽去。她在織絨線，可愛神高興極了。他找到了一個新的玩意兒。他拉絨線，用力的拉。拉過來了。拉，再拉。勇敢的小孩。此刻他玩起陽傘來了，頂着爸爸的帽子到廚房裏去了。有人按鈴：有一位先生要求見牧師，據他說是「牧師的朋友」。

這是監獄裏的朋友來了。

「我已經預感到有好生意經了，喃喃向夏洛說。

一番介紹。

那位朋友仔仔細細看着屋子。

「很好，你們這屋子。

他多麼和氣！大家一齊微笑。

這可愛的人却很古怪。他不脫帽子，他一段又一段的插着雪茄屁

股。大城市裏的舉動，一定的。不比鄉村裏守舊。

西特男醫生告辭了。但，老是大意的，這可憐的醫生把帽子丟了

。客室裏，飯廳裏，上天下地的尋。沒有法子找到這該咒的帽子。

絕望地。醫生禿着頭走了。小愛神一聲不響。

「滾得好，夏洛想。」

開始喝茶了。永遠可愛的牧師，幫着少女預備一個出色的布丁，上面滿佈着香草奶油。

——牧師先生，請你賞光割布丁。

沒有法子。布丁硬得像木頭一樣。牧師用盡力氣割下去。盆子朝天，布丁跳起。醫生的帽子接着彈了出來。

大家都笑。可憐又可愛的醫生。老是這麼大意。點心吃完了。要預備房間。牧師的朋友有沒有在旅店裏開了房間？沒有？留他住下。朋友的房間是空的。牧師竭力辭謝。真是識趣的，可愛的人！但是東道之誼是神聖的。我們鄉下還是老規矩，應得留客。

夏洛愈來愈不安了，但朋友很高興。他留神觀察。他隨隨便便拉開抽屜。他大概要一把刀或一只茶匙，多麼識趣！不要怕攪擾我們啊。

太太和小姐格外慇懃。他們有這兩位上客，感到蓬蓽生輝地榮幸。永遠忘不掉的回憶。

但夏洛却提防着。他靜聽。他的朋友等了幾分鐘，幽幽地下樓去。偷他剛纔在一只抽屜裏看到的錢。夏洛趕下去要阻止他。一場爭戰。太太和小姐恐怕有何意外，趕下來了。兩位戰士，若無其事的樣子，只是在辯論。他們都熱心研究神學。重複安定了。

這一次賊動手得更快了。他趁着夏洛一不小心就偷着錢逃了。但是女主人們覺察了失竊，她們絕望。她們全部的積蓄都盜去，她們要被人逐出這所屋子了。

夏洛發誓要替她們找回錢來。他奔去。

當地的村長得了警察署的通知來捉拿冒充的牧師。他到處搜尋。夏洛在酒排間裏把賊尋獲了。

賊。

他玩一下假手鎗的戲法，叫他的同伴舉起臂，在他袋裏搜到了原

立刻他急急忙忙把錢送還給金髮少女。

但他落在村長手裏。

該死。

人家把他拘捕了。

村長押着他。

夏洛倒霉。算了。

他給手鎗威逼着走。他想想許在這村子裏的生活很舒服，在這金髮少女旁邊。他可以每星期佈道。但他的夢都飛散了。路底就是監獄

。村長把他的夢驚醒了。

——你瞧見那塊路牌嗎？

——是，夏洛回答，這是一塊邊界的牌子。

夏洛想着那小村子。

——喂，村長說，你瞧見那邊的田野沒有？……那是墨西哥。

——是，夏洛答道，那是墨西哥。

他重新再走。

——去，到那邊去替我把那朵美麗的花摘來。

——好，夏洛答應着，他已經懂得尊重紀律了。

他聽了命令去摘花。但他回來的時候，村長已不在了。他在幾公

尺之外。夏洛大聲喊。

村長回頭來，聳一聳肩，一脚把夏洛踢到墨西哥。

這一次夏洛明白了。村長是一個好人。

夏洛得救了，他自由了。他可以安寧了。

一陣鎗聲。有人在打他。有人追他。墨西哥人當他是一個牧師。他只得從新逃入美國。

可是美國對於他是牢獄。只有自己小心，於是夏洛在邊界上踱來踱去。

他夢想着。他踱了很久。

## 第十一章 愛情與黃金

夏洛困苦顛連了長久。他又飢又渴。他足夠了。他要變成富翁，於是有一天他上船往黃金國去。

怎樣的天氣！雪，泥，雪。寒冷。夏洛狼狽地走着。他跟着神氣上似乎知道一切的人們。大半都是瘋子。他們害怕。他們唯恐人家窺探了他們的祕密，可是飢餓等着他們。他們不會笑了，他們都生了黃金病。他們走，夏洛跟着。走，走……

夜和雪同時降下。甚麼都不能作準了。那些人變得兇野。

夏洛敲一家門。他想烘幾分鐘火。人家不收留浪人。

還得走，走。餓態到處亂逛。夏洛試着撬開一所小屋的門。人家

咒罵，抵牾着。夏洛拚命的推。沒有辦法。可是來了又大又強壯的人幫他一臂，門關了，屋子裏的人不得不招待那些客人，因為現在他們比他更強。

小屋子裏很暖，但夏洛有些不安。餓的幽靈出現了。

夏洛望望他同伴們的又長又白的牙齒。他知道他是三個人中最弱的一個。

要喫。

大家拈鬮，決定誰應該去尋覓食物。鬮落在那個不願意接待過客的人手裏。他去了。可是他會回來嗎？

夏洛想出一個念頭來了。他望望他的皮靴，向同伴提議把牠煮湯。極好的計策。極壞的一餐。飢餓沒有平息。牠叫起來了。

有人在門上爬。也許他有糧食？夏洛和他的同伴，高高興興的跑

去開門，門開了，兩人都嚇得望後退。這是一頭熊。

但飢餓比恐懼更強。大家殺了熊，把牠喫了。這一次飢餓可趕跑了。

於是夏洛的同伴訴說起他的祕事來了。他講他找到一座金鑛，和夏洛解釋。夏洛，快活極了，聽着並且祝賀他的同伴。

酣睡過後，兩個同伴分別了。一個往金鑛去，一個往不知何處去。

一晚，夏洛到一個木頭和鐵皮的城。照例在下雪。永久的冬天。冷得厲害。光微弱而又悲慘。

幸而有一個跳舞場。由他的朋友——一條狗陪着，夏洛走向音樂，音樂使他暖和；走向酒，酒使他微笑，走向熱鬧。大家跳舞。

夏洛看着。有些很潔亮的女人，穿着發光的長裙。其中有一個是

那樣的美，使其餘的都不見了。

有人叫她。她的名字是喬琪亞。

喃喃地，夏洛再三的喊「喬琪亞。喬琪亞。」

他向她做一個他最動人的微笑。奇蹟！她答應了他；他微笑。喬琪亞。她還微笑。夏洛對着他的幸福，竟不敢相信。

他回頭來。一個大傢伙在他後面做一個小小的手勢。夏洛覺得這種冒昧的舉動很可惱。他望着喬琪亞，要告訴他這心理。

噉可憐！她不是向夏洛微笑，而是向這個混蛋，強壯得像一頭公牛。

音樂使光亮旋轉。

人家忘記了雪，冷，風。在這熱度中只有音樂，跳舞，酒精。喬琪亞走近夏洛。她要跳舞，她的臃腫的大傢伙不願意。夏洛上前自薦

，她悲哀地接受了。

夏洛微笑。他要討他舞伴的歡喜。但她不望他。她的眼睛釘住了酒排間，他的情人正在牛飲。

夏洛在碰運命。

他努力要跳得好，但是徒然。他的帶子斷了，他覺得褲子慢慢地  
在往下墮。他微笑。舞伴和氣地答應他。慢慢地，可是確確實實地，  
他的褲子往下溜。

他看見地下躺着一根繩，他得救了。他請求原諒，停止了跳舞，  
敏捷地抓起繩，結住了褲子。哎喲！這條繩原是一端繫着一條睡着的  
狗的皮帶。

狗動起來了，拚命的拉，把舞男拉倒在地下

夏洛覺得自己的可笑。大家在嘲弄他，鬨堂大笑。只有喬琪亞和

婉地望着他，可是這是因為她可憐他。

夏洛發怒了。

他走了。走了幾步，可是不，他甯願成爲可笑的人而再去看喬琪亞。

跳舞場快關門了，喬琪亞不見了。

明天，以後幾天，夏洛回到跳舞場去。可是這樣是不能使他發財的。他很幸福，因為有時候，這個美妙的女人和他談話。

當他一個人在小屋子裏的時候，在寂靜和雪中，他想她，他等待天黑以便回到跳舞場去看她，他從小房間裏望着門外一白無際的平原在出神。他夢着。一個雪球打在他臉上。大聲的笑把他完全驚醒了。他辨別出喬琪亞的聲音。

是她和幾個朋友在散步，擲雪爲戲。人家告訴他他剛纔受到的一

個雪球原來是擲喬琪亞的。

他微笑。

他的瘡子很樂幸，大家進來瞻仰，但這是爲的嘲笑他。只有喬琪亞溫柔地望他，這樣的溫柔，使他大膽起來：

「八天以後便是聖誕節，你們願意在我這裏喫聖誕餐，使我十二月的快樂嗎？」

所有的少婦都笑起來。但喬琪亞答道：「很樂意。」她去了。

夏洛快活得跳起來。他想跳舞，想搗亂一切。他抓住耳朵把牠搖。羽毛在飛，雪又降了。夏洛，爲預備聖誕餐的錢，去高高興興地工作。肩着一把鏟，他一家一家的跑去請求替他們打掃門檻。他工作了一整天。十二月二十四日，袋裏裝着賺來的錢，去採辦東西。隨後，在約定時間的老早以前，他回到他的小屋子，安排筵席。他急匆匆的

趕。雖然夏洛很不耐煩，但時間過得仍舊很快。終於到了半夜缺一刻。夏洛點起蠟燭，心突突的跳，他望着。每一個客人都有一件禮物，但最好的却躺在喬琪亞的盆子裏。他在桌子上也安置了許多金光燦爛的裝飾，盆子旁邊有精緻的小麵包。一切都預備好了。

夏洛坐着，他夢想，等一會……

哦，她們來了。她們進來嗎？她們幽幽地來，一些聲響也沒有。她們已經在桌子周圍坐下，她們已經瞻仰一切裝飾，喬琪亞已經在微笑，好像只有她一個人纔懂得微笑。

大家好好地樂一下子。

小屋裏跳起舞來真是太小了。能夠怎樣作樂就怎樣作樂罷。夏洛在他腦子裏尋找。他要顯一些小本領給她們看。他用叉和小麵包裝成舞女的腿。

小麵包和叉變成了小舞女，會跳極難的步子。小麵包跳舞了。

喬琪亞和其餘的同伴都拚命的笑，成功了。

夏洛抬起頭。一個人也沒有。蠟燭燒去了四分之三。一個人也沒有，一個人也沒有。

這是清早二點鐘。夏洛明白他做了夢。她們沒有來。她們尋他開心。夏洛聳聳肩，望着桌子，禮物，小麵包，蠟燭。還是往跳舞場去的好。喬琪亞在那裏跳舞，喬琪亞在那裏笑。

站在門口，進去之前，他遲疑。但是喬琪亞的回憶推着他。他聽見音樂和歌聲。他推門。所有的老朋友都在。他們鼓掌，爲他們中間最老的，跳得很好的一個喝采。音樂改換了。牠此刻奏一曲二十年前最老的老調，他們年輕的時候，離開冷，風，黃金很遠的時代的老調。有幾個人在沉思，有的忘記了一切，有的微笑。夏洛，他，只看見喬琪

亞一個人，她很悲哀，於是夏洛不再恨她了。

她望着她，不敢走近去。

而且老是有那個大漢子向她講話。他在發怒。他要打她。夏洛跑過去威嚇他。大漢子嘲笑他認為無用的小人。但是夏洛並不胆怯，他爲了喬琪亞和他打。

大漢抓住他的喉嚨把他骨碌骨碌的轉。他終於掙脫了，重新衝上去。他的怒氣把他的敵人猛烈地撞在牆上，猛烈得把一架大鐘撞下來。繼在大漢頭上。全場喝采。夏洛打勝了。

他走近喬琪亞。

但是這個時候……

真是夏洛沒有運氣。另外一個大漢，從前他在茅屋裏遇到，兩個

人都餓極的那人，剛走進門。他瞥見夏洛就上去抓住他不肯放手。他逃回來意。

——你還記得嗎，那個茅屋離開我的金鑽極近？領我去。我失掉了記憶力。有人要打我。我不知道我的金鑽在哪裏了。這是一筆橫財啊

……  
他吼着。這是一個瘋子。

夏洛記起來了。然而他不願意離開喬琪亞。

——我送你半個金鑽，你將變成幾兆兆的大富翁

喬琪亞大笑。

夏洛記起來了：他望望喬琪亞。他領瘋子到金鑽去，他就拔了富翁，令人出驚的富翁，他再回來尋喬琪亞。

——我們明天動身，夏洛說。

瘋子大怒。

「不，立刻，像熊一般強，他挾着夏洛推了他出門。」

他們走了好幾點鐘。夏洛認識路。雪照常的下着，也許比往常下得更凶。末了，他們瞥見小屋子。他們去休息一會。風在外面盡力的吹。這是一陣風暴。不能再出去了。

光陰流逝。飢餓開始令他們感覺了。在這該死的屋子裏，永遠是肚子餓。風暴還是那樣猛烈。聽到牠的吼，嘶。

餓了，老是餓。

大家咬咬牙齒。老瘋子騷亂了。他很餓，愈來愈餓。他望望夏洛，用眼睛估量他。他看他很可一喫。他的肉應該和雞肉差不多，很嫩。

瘋子慢慢走近夏洛。夏洛退，瘋子進，夏洛望後跳了一大段。他

開着門逃。風暴已經停止，現在天晴了。

夏洛逃，逃。他到了金鑽前面。

看啊，黃金。

老瘋子忘記了他的飢餓。看啊黃金。這是財運。

夏洛從來沒有這般的富。他願望什麼就做什麼。他很忙。他旅行。芝加哥，紐約，派婁皮區。日子用着發狂一般的速度在飛過。夏洛不曉得先幹甚麼好。

然而他已經夠了。他要到歐洲去和他的朋友一同休息，這恰好和他一樣富有的，沒有記憶力的瘋子。

特等艙。雪茄。修指甲，威士忌酒。人家在他們周圍忙碌地侍奉着。新聞記者請問他們有何印象。幾百兆的富翁。一個照相師向他提出問題。夏洛答應穿着他尋黃金時的衣服攝影。大家到有陽光的地方

去。這是三等艙。很有本地風光。

也有一個少女在孤獨的哭。夏洛去安慰她。

他認出她了。

「喬琪亞，喬琪亞，喬琪亞。」

他向照相師宣布他們訂婚了。照相師就贊他們，替他們攝影。

別了紐約！

## 第十三章 微笑的影子

有淒涼的日子。於是夏洛不見了，髡髻冬天的烏兒。賞奇遇和愛情消失的時候，夏洛走遠了。

這是大地荒漠的時代，鳥獸低垂着頭，屋子裏保持着靜默的節奏。嘴裏所傳出來的只是哀喪的聲音；樹上，天空，祇有灰色的鳥；水味也變得苦。沒有人再有勇氣哭。

紐約的銀行家倒閉，日本與智利在地震，不列顛帝國森林最茂的郡邑中汽車肇禍，丹麥的海上船隻沉沒……

日子一天的過去，沒有一個孩子敢笑。但是一晚，幸運啊；偶然地人家看見夏洛在天際出現了。

一個一個地，世界上所有的歡樂蘇醒起來。有拂曉的歡樂，有黃昏的歡樂，有星的歡樂，有馬的歡樂，有紅球的歡樂，有蒸汽機的歡樂。人家到處看到微笑。有人在山邊笑，有人在湖邊笑。雪，亮晶晶的，海，像鏡子一樣，一道陽光俯在樹上，張開着喉嚨歌唱。

夏洛在響露水中前進。他的影子漸漸增大。

（狠遠，在田野中，城市裏，點起晚上的燈火。）

他的影子漸漸增多，映在粉牆上，映在剛洗過的被單上，映在滿月的月光中。

有幾處地方並沒受到感染。人們不願意笑。他們不知道把他們的悲哀與怨恨忘掉一分鐘。鄰人的笑聲使他們痛苦。他們伏在他們的書上，好像俯在鏡子前面。更遠處，老是更遠處，有人想着格林蘭特冰島，澳洲南邊的太斯瑪尼島，夏洛的影子愈加長大。歡樂和夜同時上

升。時間一下一下的敲過。世界顯得縮小了，人類走近來互相扶緊。大家在說話。

像一陣清風，像一片熱流，同情心注入各個人羣。夏洛散布的單純的歡樂，閃閃着飛，像雪花般落下來，佈滿整個的地面。日蝕。焦，發瘋的草，白雲，露水，松鼠，以及夏洛曾經受過一天，一小時，一分鐘的一切東西。人家稱爲「微笑」的周遊世界的狂熱的途程，似乎留下磨滅不掉的痕跡。從他經過之後，這裏，那裏，不敢笑的許多人的憂鬱病痊愈了。他們做手勢，他們吐出言辭，他們喃喃地……

是夏洛（被一羣人跟着）在向前。他筆直的往前走，手裏擎着杖，帽子戴在頭角上。

他走。

他生活。

他笑。

但是在他周圍，許多影子騷亂起來。人家在他們的步履上認出是永久的幽靈。第一有一個巨大的人，太胖，太凶。他像他的高大一般的卑怯，像他的肥胖一般的殘忍。當他確定他自己是最強的時候，他濫用他的強力。他總是盡力的打。他到處都在，人家在城裏裏，鄉下遇到他，早上，晚上，夜裏。他舞動他的長臂嚇人，有時候他的影子把他自己也嚇了。

他恨恨地追逐夏洛，因為夏洛弱小而且並不惡。

在他後面，另外一個脹滿胸脯在走；他狠美，尤其他自己想信這樣。他彎曲着鬚，用醜陋的神氣看他周圍的一切；這是破碎人家的心的人，爲一切女人愛慕的誘惑者。他知道只要在眼睛裏望一個女人，就可使她倒在他的臂抱裏。夏洛羨慕他，是他最憎恨的人。他要把他

驅逐出地面；因為在他旁邊有一個小女有時哭，有時笑。是她，他願意被她打敗的。是她，夏洛愛的。是她，夏洛想奉獻幸福，富貴，溫柔。她全知道，然而她喜歡粗暴的人，自私的，蠢的但是美的。夏洛追逐着這個逃避他的影子，有時候他追到她的時候，她令他失望；但雖然失望，他寧願在旁邊看她；她和夏洛在她身上織成的夢是那樣的，不同，使夏洛也走遠了，去找另外一個影子，老是那個，那個。

是從新看到這些人物，這些雲彩的時候，夏洛在微笑中含着要哭的意念。人是不應當感傷的，但是憂患，生活的習慣，硬留在那些想忘掉一切的人的記憶裏。

夏洛到每個地方去探險。他努力要保持他的寧靜，避免他的生命屢次用以纏繞他的重複。徒然。他覺得土地好似佈滿了男人，女人，光明，陰暗，快樂，微笑和影子的一個球。

種 群 特 異

## 第十四章 永恆的星

年光消逝。牠掃盪一切確實的事物。沒有一件東西能夠不爲時間的運動所搖撼，黃金，愛情，往事，都支撐不住。

地球轉着。歐羅巴，亞細亞，亞美利加。已經好幾年了，夏洛從新獲得他的自由，這困頓和孤獨的姊妹。他迎着日子向前，像空氣般自由。他忘了他已往的一切。

他跟隨着風，他追逐他的影子，或窺伺運命的神祕的記號。

一天，他在一個城裏散步；又一天，他到鄉下去。他逃，他飄流，他生活，他是自由的。

從今以後，他相信，沒有一件東西再能羈絆他。他甚至對金髮女

人也不信任了。飢餓從新做他的同伴。但他知道應該靠偶然；因為牠是一切人類之主。

夏洛有一天聽見羣衆的單調的聲音。他向着聲音前進。在城裏有一個大節會，希奇古怪的戲法，猪油的味道中雜着炭酸氣。白天也到處點着燈，像假的首飾一般在發亮。男人女人閒蕩着。他們大張着嘴，驚訝地嘆賞會得叫的畫片，商人們討歡喜的腔調。天空中，旗幟給音樂和羣衆的囂聲震動着，飄揚着想法和雲兒握手。

夏洛讓潮水般的人把他擁着向前。有時他在活動肉舖子前面停留，鑒賞香腸和小麵包。

有一個賣肉的勸他吃一客火腿夾麵包，正在鬧飢荒的夏洛本能地伸出手，但隨即縮了回來。因為他記起袋裏沒有一文錢。

有人，喔真是尋開心，試着來扒他的衣袋。扒手轉起壞念頭來。

夏洛微笑。夏洛沒有被竊，正是相反。一個警察看見扒手在夏洛袋裏摸，勒令他把他的皮夾還了夏洛。夏洛道謝。他買了一條香腸，然而他良心上總是不安穩，他寧願走開。

夏洛從來不大愛警察。他一看見他們的制服就跑，本能地。這真是笨極了。笨極了，因為這樣一跑就使人注意他。人家以為他也不完全真，也不完全假——他做了甚麼虛心事。

警察們正接到了警告，大張着眼睛。有人報告說有一隊扒兒手到了城裏。

看到夏洛遇到他們總是逃，警察就監視他了，其中一個在後面跟着他。

夏洛跑，警察跑，愈來愈想信他是一個賊，或竟是一個殺人犯。夏洛使乖。他跑進一座奇怪的屋子，走廊黑得厲害，一陣陣冷風吹

着，樓梯歪來倒去的，有時候房間太狹，有時候天花板太低，客廳裏的牆壁上挂着的鏡子，配得那樣古怪，教人再也摸不着出路，一個人一霎時變成了四五個。在這裏警察追上了夏洛。夏洛看見他給五個警察包圍着。這真是太多了。但那些警察也給迷昏了，撲向夏洛的時候了他們一頭撞在鏡子上。

夏洛逃脫了。

他還跑。他在一個大篷帳四周跑，但瞥見了永久的警察底影子，他溜進了馬戲場。野獸在吼。一陣獸糞的臭味籠罩着這個奇怪的園地，內面放着球，金屬的零件，繩索，鞭子：一面完全是金黃燦爛的世界，一面是污穢惡臭的悲慘世界。人們急急忙忙的走過，喘氣也來不及，也有人在一隅睡着。

——你來幹麼？馬戲班主喝着問。

「我來尋一些差使，他回答。

「你會做什麼？」

「樣樣都會一些……」

「好，班主說，等着。

夏洛等着。他看看周圍。一個年輕的女郎，渾身披着白紗，悲哀地走過。

「她是誰，夏洛問。

「女騎師。

夏洛十分讚賞她。

班主收留了他，令他做一切最髒的工作。他並不抱怨。他疲乏了，  
，望望在練習武藝的女騎師。

「喂！那邊的傢伙，你是來做工的。」

晚上，夏洛很高興不出錢看白戲。人家教他幫着搬應用的器具。但人家忘記給他制服。算了，他老是有他的小杖使他顯得狠尊嚴。

看客慢慢地來了。戲快開場。樂隊奏着序曲。銅器響了。燈也亮了。

夏洛傳接器具。

在機器匠們豫備着天空體操的傢伙時，夏洛被任傳接各種魔術家的用具。可是他不大有習慣搬運這類東西，不幸也沒有人肯告訴他留神些。他那樣的毛手毛腳把魔術家的西洋鏡拆穿了。他看見藏着桌子裏的兔子亂竄，一只木箱裏的鴨滿場跑，他第一個就叫起來。他追鴨子，尋兔子。看客們望着夏洛饜頭傻腦的神氣，樂不可支。鬨堂大笑。有的人以為是一個新小丑上台，開始喝采。狠威嚴地，夏洛行禮答謝。掌聲像春雷似的爆發。

夏洛又行了一個禮，下臺了。

他回到後臺同伴們嘲笑他。

「喂！朋友，看你要挨老關的臭罵。」

老關走近來。他一聲不響。他望一望夏洛和小丑頭目說：

「教他扮奇奧默丹爾的兒子。」

夏洛不曉得誰是奇奧默，更不認識他的兒子。

他不耐煩地等着。

「喂，夏洛，跟我們來。」

小丑們出場了。可是夏洛看見了女騎師，想着別的事情。小丑喊

他。

「夏洛！」

他趕上去。

他一上場，台下就熱烈地拍掌。狠榮幸，夏洛微笑，行禮。他試着去幫助小丑，但雖然他盡力的幹，總是手脚太慢。

看客笑得很厲害。

「還好，夏洛說，他們看不出我還外行。」

他扮奇奧默丹爾的兒子。

他不懂這幕戲。人家把一只香蕉放在他頭上。他拿掉牠。小丑們怒極了。但是看客笑得愈加起勁了。

「一切都齊備了，小丑們喊。」

夏洛回頭去望。闖禍。得從新來過。看客拍手。

夏洛又行禮，香蕉可滾下來了。夏洛看見全場的人都在笑，他想今天晚上他們倒開心得很。

終於演完了。夏洛，心裏明白他做得很蠢，回到後臺。小丑們出

舉行禮的時候，他跑去藏着，他恐怕給人家叱罵。夏洛想他把那齣戲弄糟了；他們要這樣的嘲笑他！

羣衆拍手。

——夏洛，看客噉，夏洛……

乖巧地，夏洛躲着不動。他聽見班主在喊：

——夏洛！

夏洛縮得很小。

——畜牲，班主罵。

「我該怎樣的倒霉啊，」夏洛想。

終於班主看見他了。

——去行禮，混蛋。要是你不馬上去，他們要把一切都搗爛了。

夏洛，半死半活地，回到臺上。

狂熱的歡迎。

人家嗚采捧他，叫好。他四周一望。這真是成功了。他瞥見女騎師在笑，在鼓掌。

他快活得跳起來，走到少女前面去。有人喊他。

班主急急忙忙走前來。

「我和你訂兩年合同。你每星期可賺五塊金洋。但是你每天晚上，得照着今天所做的，完全一樣的做。」

「真是怪物，這些戲子！」夏洛想。每個晚上他從新開始。人家很熱烈的歡迎他。白天，他繼續他的工作。人家教他做最吃苦，最髒的事情。他很快樂。他的生活不單調，女騎師又對他很有和氣。他可以幫她不少忙，有時候和她談話，常常安慰她，因為她不是幸福的。她的父親，馬戲班主，是一個非常強暴的人。他打她好像他打一切不敢

違拗他的人。至於他，夏洛，他不能抱怨。班主讓他很安寧。的確他教他做許多工，他監視他，但他不打他。

夏洛不懂爲何他得到這種優待。是他的朋友，女騎師，替他解釋明白了。

「你不覺得，她有一天和他說，當他在料理喂馬的乾草的時候，你不覺得他在利用你。靠了你的成功，他發了一筆橫財。你的名字已經可以使馬戲場每夜客滿。但他不給錢。你是一個大藝術家，但他給你最下等的馬夫工錢。你不知道他真怕你走掉……」

夏洛放下割草的傢伙。他想不到。他，一個大藝術家！他笑了

「喂，他的朋友又說，試一試。和他說好如他不多給你錢，你要走……」

一陣呼喝的聲音把女騎師的說話截斷了。班主，粗暴的傢伙，癡在離開那裏不遠的地方，聽到他女兒的最後一句話。發瘋似的震怒，舉起短鞭，他撲向他的女兒。

夏洛，嚇呆了，試着去挽回老闆的怒氣，拿起他的割草刀。忘記了他的女兒，班主開始追夏洛，並且威嚇他要把他勒死。

可是夏洛對於追逐的玩藝兒，頗有經驗。他很可以逃掉這瘋子。他躲着。可是他走近了。夏洛逃。一面退，一面走進了一輛遊方車，用力關上了門。現在他可平安了。

他回頭一看。哎喲！

這輛車原來是獅子籠。亞歷山大，山野之王，亞非利加之恐怖者，世界上最凶猛的獅子，在他前面。夏洛望望亞歷山大，亞歷山大望望夏洛。一個心裏怕，一個肚裏餓。獅子打呵欠。這是他喫東西的

時候了，牠舐着嘴脣。夏洛不敢喊救命，他沒有叫喊的力氣。他發抖。

一秒鐘之內夏洛從新看見了他的生活。他想起他看見過的一切地方，他愛過的一切女人，他嘗過的一切失望；他沒有甚麼遺憾。但爲了那少女，還想生活一回。

她來了。

她看見他在柵欄裏，在獅子前面。她呼救，她喊。被這許多聲音驚擾了，獅子站起來。終於馴服獅子的人趕來了，救出夏洛。

他好險啊。

無疑的，這是他一生遇到的最大的危險。

一切都好，結果也好。夏洛跑去謝救他的也是他救的女友。他走近鐵帳，她不在。大家都集在門口。鐵綫之王，世界上最有名的走繩

索家到了。

女騎師在他旁邊，她鑒賞着他，向他微笑。

哦，他不見得如何討人歡喜。他恐怕是一個滑頭。夏洛寧願走開

演戲的時刻到了。樂隊，燈光，喝采聲。

班主宣佈在完場的時候，有一幕世界上最危險的玩藝。輪到夏洛了。他很受歡迎，但比以前要差些。看客不耐煩地等待鐵綫之王。

夏洛下場。女騎師在那裏。是他，她在等他。好幸福！他向着她走去。她和鐵綫之王談話，他愈漂亮了。女騎師替他們介紹。他行禮。但是走繩索的不屑地望着小丑。

夏洛尊嚴地走開了。

鐵綫之王博得極大的成功。夏洛承認他那齣表現的確安排得很好

，但不應得吹得過份，他不見得如何了不起。

他穿裝得很美，夏洛又注意到這一層，這是一切女人所愛好的。夏洛注意他的修飾。

一天一天，夏洛發覺女騎師對鐵綫之王顯得親熱起來。夏洛，可憐的他，一晚，決定去向她訴說他的愛情了。演完了戲，他要去她，準備伏在她的腳下。

他發見她在鐵綫之王的臂抱裏。夏洛走遠了。他想離開馬戲班。他沒有勇氣。希望還沒死滅。他要從新去爭回女騎師。鐵綫之王不是正經的人。他知道總有一天他會遺棄她。希望他愈早遺棄她愈好。她可以打破她的幻夢！誘惑她的，是他的美麗的衣服。

悲哀的日子。應該堅苦忍耐。班主待夏洛不比從前和氣了。他再沒有從前那樣博得看客的歡迎。

洛細細想。他要勝過他。晚上他很賣力。他要做得古怪。拚命的要令人發笑。

沒有人再笑了。他徒然旋轉他的小杖，鎮靜地行禮。一個人也不笑了。

人家不再喝他的采。班主和他說：

「你已經完了，我的孩子。你簡直不古怪了……」

夏洛坐在一隅。這是真的，一切都完了。他只有走。

但他們今晚爲何這般騷擾？他們都顯得呆了。他們失掉了鐵綫之王。再也找不到他。他失蹤了。

夏洛很開心。

班主，狂怒着在叫喊。

——他們搗爛一切了。

看客們不耐煩起來。他們頓足。他們大聲的呼籲。

——誰願意代替這混帳的傢伙？

夏洛，很鎮靜的，走過去說：

——我……

班主祝賀他。

——去穿扮起來。

夏洛穿起大禮服。「我非凡的美了，」他想。他走過女騎師身旁。她替他發抖。

——當心，她和他說，——接着又說：不要幹這個……

——這不見得怎樣的難，你知道。

夏洛覺得這個答語很不壞。看客一見他上場都狂熱的喝采。夏洛認識這個羣衆的聲音。

他望羣衆，望面上顯得惶急的小丑們。他又看到一顆白點。這是女騎師望着他。她合着手，替他捏一把汗。

他往鐵線上安放一只脚，接着放上另外一只脚。他靠着鞦韆架向前。看客們叫好。

「這些混蛋看不見我的把戲：好罷……」

沒有上去之前，夏洛在褲帶上繫了一根鐵線，細得看不出的線，把牠提着。

夏洛輕飄地向前。可是那些拉着鐵線的蠢漢，拉得太用力了。他的褲帶開始格格地作響。

夏洛想回頭來走。他做記號叫人家拉得鬆些，但那些蠢漢以爲是還要拉得緊些。褲帶斷了。提着他的鐵線遠去了：夏洛閉上眼睛。他聽見亞歷山大的吼聲。他記起那獅籠。他想他曾經好好的逃了出來，

但這一次……

而且是他自己願意的。

「而且，講到末了，這也許更好，夏洛想，我已經沒有希望了。終是那一回事。」

他慢慢地走着，很艱難地。再二十步他就出險了。

「什麼東西在抓我的腿？什麼東西在呵我癢？」

一個猴子從籠裏溜出來，走上鐵線，還有一頭也跟來了，開始和夏洛玩。牠們抓他的頭髮，咬他的鼻子。

這一次，真是末日了。

他聽見人家的叫喊。看客們發覺了這個危險的情形。女人們暈過去了。夏洛向前走着，只有絕望導引他。

他走的時候，大聲的叫喊祝賀他。他得救了。他明早醒來，人家

告訴他的一個消息便是尋到了鐵綫之王。

和這個馬戲班競爭的班子，要使這個班子的表演不得成功，把他綁起走了，他在夜裏纔脫身逃掉。

報信的人還說：

『你要知道那小妮子纔怎麼高興呢！』

夏洛悲哀地微笑。

他又睡去。刺激把他的心刺傷了。他醒來時，馬戲場已經拆掉，一切都準備動身了。

班主決定離開這個地方，到別個大城市的近郊去。

夏洛思索着。馬戲班發動了，班主領首，他向着夏洛喊

『那麼，喂，快些呢，混蛋。』

戲子們的車子慢慢地走過。他瞥見鐵綫之王坐在女騎師身旁。他

們談話，互相微笑。手攙着手。女騎師看見了他，把車子停下。她來找夏洛。鐵綫之王，很可愛地，也再三的邀他。

——走罷，夏洛說，我會跟上來的。

遊方車動了。馬戲班走過了。一陣灰塵的雲飛起，夏洛就在這雲裏消失了。

馬戲班走遠了。灰塵從新飛回地上。夏洛望望他的周圍。一輛車也沒有。天際，已經很遠了，一陣灰塵遮掩了遊四方的戲班子。夏洛一個人站在他曾經演過戲的場中間。只有些微痕跡，一個圓形，差不多沒有了。

夏洛望着這空處。他腳下一件東西在發光。他拾起來。是一個插在女騎師頭上的星，她遺忘了的。

夏洛回頭。在他後面，馬戲班向着牠的運命趑趄奔去了，在他前面

，  
一片無垠的  
原野與青天。  
他站起，他一個人了。  
他走，  
他走向永恆。

## 第十五章 終局

一切夏洛所猜測到的未來，展開在他前面像一幅大風景。狠遠，在北方，他看見終點，他再不能笑的那一天。因此，他應當躲藏，努力遺忘，既然人家要遺忘他。有時他的名字會在一個老人口上提起，這些字音的回聲會傳到他的耳邊，使他痛苦，像一個創傷。

遺忘對於他成了一個問題。他只知道回憶，這是他最大的弱點。他可是並不希求光榮，也不希求名譽。他已經見過羣衆的任性，如兒童一般，他已識得他們的脾氣的古怪的行動。他已用不到任何人，但他還要依賴男人，女人，更自己不致完全倒下。一切散佈在生命上的灰燼，像生根的菌一般牢固，牠已經啃住了夏洛。因為夏洛不曉得什

麼時候他要死。他不相信他的靈魂會永生。他知道，在他以前，有過許多人曾經周遊世界去探尋使他們肯定自己的微笑；許多人曾經失掉了記憶，他們墮入虛無。

夏洛往何處去？他自己苦悶地追問着。他願望孤獨地一個人，但幽靈一動，便使他害怕，害怕寂寞。因為那些無名幽靈，在他周圍，長大，絮語，他不敢認識他們。他想否定他們的存在，但他不能禁止自己去怕他們，愛他們。

夏洛知道他令人笑，但令人笑有什麼好處，既然他不相信快樂，也不相信幸福。他也一般驅追尋微笑的人，不由自主地。他不能阻止自己不使人笑，只要他的名字能夠在人們的面貌上，浮現這個鬼臉。大家都要笑，而夏洛，當他顯示出他的苦難，他的悲哀，人類運命的慘酷之時，就令人爆發這個可羞的快樂，使孩子，大人，老年紀的，

都樂得忘形。

笑……

好像是喚起已經忘掉的悲哀與快樂的一段覆唱底歌辭，這個名詞——笑——使夏洛駭怕。能不能避免這個需要，能不能逃避？他想着一種上天的報仇，奇特的破壞。他忘記了溫柔，爲的是只去看殘忍。他把笑和憤怒相比，因爲他知道笑的人是粗暴，自私，殘忍的笑，他想，這是看了別人的不幸而作樂，這是要糾正他們治不好的笨拙。而夏洛知道他是笨拙的，糊塗的，惶惑的。

使他騷動而奇怪的，是在人類的視覺之外，他有時在向着一個不認識的世界前進。這個路程使他迷失了，使他遺忘了眼前的需求。他跟踉蹌蹌，他遲疑，他失足，而這種使他突然向後轉的躊躇使看見他的人覺得好玩，無數的看客賞玩他的笨拙。

機械一樣地，豫備鼓鑿的，張開的手已經在闔擁來了，同情會遠離他。他更不敢去干犯冷淡，惡意，嘲弄，他寧願受人家的笑，雖然使他慚恨，使他對着整個世界失望。

他得繼續走他的路，去尋一千零一種的笑。他只有永遠走，還要受苛，跌，挫折，被凶惡的命運追迫，使大家快樂。

他沒有無挂無礙的能耐。但他不願惶惑。他的命運已經定了。爲他的生命，感得算下。他是有一天生在一個已經沒有名字的地方——至少對於他。他的生活單調地消逝，又寂寞。他的命運，他認識，想像，同時又不曉得。他很願意人家在他下葬的時候哭，但他知道這些治喪的人將要很高興，他們生平第一次的快樂，因爲他們記起這個死屍往昔曾經活動，拿着一根小杖，他很古怪，那樣的古怪。

在他墓上，真可以宣讀一篇如何美妙的祭文：

「這是一個人類中從未誕生過的最好笑，最可笑的人。看了他的後影，人家不能不微笑。」

「他死了，我們還在微笑，因為我們的回憶陪着他。這個回憶，像死者一樣，戴一頂小圓頂帽，穿一雙太重笨的靴……」

於是在場的人，從新看到他們兒時見過的夏洛，溫和地笑起來，遺忘了的慢慢地沉入地下的死者。也許斷一根繩，也許掘墩的工人喝醉了酒，也許他將來最後愛的一個女人，將要想起在地下等着她的情人，也許……？

死人有時也會很古怪的。他想着一個夜裏有人會來，在埋着他的遺骸的石上，鑄着這幾個又凶惡又溫柔，又感恩又報復的字……

這裏永息着一個會

使全世界發笑的人

以後人家也不懂這意思了，而夏洛平平的腐爛。死對於他真會變成一種報復。是在這個時候，人家開始懂得他曾經是那樣地殘忍，因為他只曉得笑，而有些人或將猜到夏洛是一個和其餘的人同樣的人，只是少些虛榮心，既然他不願意認真，他的極端的笨拙也只是一種最聰明的伶俐。

87  
232410  
0